東漢會要

光緒己卯八月
嶺南學海堂刊

DS
748
.H72
1879
v.1

宋徐天麟撰西漢會要取漢時典章制度以類相從成七十卷頗爲淹貫惜所采惟取班書不能推引旁證後又撰東漢會要四十卷於范書之外兼采袁紀及文選通典通鑑諸書間有論斷皆平正通達文辭亦爾雅深厚在西漢會要之上較之王溥之唐會要五代會要有過之無不及也同年香海胡君因世無刻本迺校刊於端溪精舍予謂是書原鈌方域上下二卷東夷一類胡君深於史學如謝承後漢書華嶠漢後書袁山松後書薛瑩後書張璠漢記搜輯逸文不遺餘力何不以范書爲本剌諸家之記載以補其

缺是可與熊方之補年表錢文子之補兵志並傳於世矣

道光二年　月上旬年愚弟阮元作

是書提要與前叙具論之矣案天麟字仲祥清江人
登開禧乙丑毛自知榜進士直齋書錄解題稱仲祥
世有史學世父夢莘商老著北盟會編父得之思叔
爲左氏國紀兄銙孟堅作漢官考宋史徐夢莘傳夢
莘弟得之從子天麟附莘傳稱仲祥所著二漢會要
外有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
其用力亦勤矣是書閒引謝承後漢書考謝書在宋
初已亡吳淑事類賦序言之殆於他書中轉引未必
見全書也又所引袁夢麒應卽袁夢麟袁所著漢制
叢錄三十二卷亦分門編次今已不傳仲祥是書幸

存世罕流布故亟刻行世焉道光二年十月十九日
南城胡森識

東漢會要

提要

臣等謹按東漢會要四十卷宋徐天麟撰天麟官撫州教授時既奏進西漢會要後官武學博士時續成此書於寶慶二年復奏進之其體例皆與前書相合所列亦十五門分三百八十四事惟西漢會要不加論斷而此書則間附以案語及雜引他人論說蓋亦用蘇冕駁議之例也東漢自光武中興明章嗣軌皆汲汲以修舉廢墜爲事典章文物視西京爲盛而當時載筆之

事如東觀紀及華嶠司馬彪袁宏之類遺編斷簡亦間有留存他若漢官儀漢雜事漢舊儀諸書爲傳注所徵引者亦頗犂然可考故東漢一代故事較西漢差爲詳備天麟據范書爲本而旁貫諸家悉加裒次其分門區目排比整齊實深有裨於考證中間如獻帝子濟陰王熙山陽王懿濟北王邈東海王敦雖爲曹氏所置旋卽降爲列侯然旣以封建立國自當著之帝系皇子條下以表其實乃因范書無傳遂削而不書未免闕漏又天麟自序中稱劉昭因范氏遺緒

注補八志而不知其爲司馬彪續漢書志實非
范書晁公武已譏之則亦偶然失檢然其大體
詳密即稍有踳駁固不足以爲累也其書世所
傳者皆據宋本傳鈔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
闕三十六三十九兩卷亦各佚其半無可考補
今亦並仍之焉

東漢會要進表

臣天麟言炎圖紹復偉光皇節約之規彝典彙分倣唐室纂修之體非獨考治原之粹駁抑將觀世變之盛衰上瀆離明俯增震懼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以立紀綱而爲法則實古聖之宏猷作書志以緯天人蓋史臣之新例然典章文物或散見於紀傳而兵刑食貨會莫究於源流是以皇朝崇會稡之書端由列聖篤緝熙之學必儒臣乃獲在編摩之局必宰相乃兼司提領之權博採旁搜裒次不遺於五間取近舍遠討論未及於兩都其在明時詎非缺典臣自

匪盱分於副墨若何昭揭於汗青肆加綜輯之勤具
列坦明之憲因班書而爲會要已塵先皇乙夜之觀
即范史而析綱條庶備大漢兩朝之制雖極鑽研之
力寧逃踳駁之譏功適告成理若有待恭惟皇帝陛
下聖由天縱道本乾剛明及時德業之修究稽古禮
文之事雖綱維治道常恪遵祖宗宏遠之模然參酌
舊章必博考漢唐沿革之緒取善不卑於葑菲獻書
敢緩於芻蕘冒塵清宴之閒庶冀涓埃之益臣材能
拘譾學識迂踈窮經不足以探微贊史乃幾於成癖
頃敎美芹之獻誤膺華袞之褒追茲勉紹於前功冀

以兼存於丕式集事蹟而為鑑或可參往牒之言條
章奏而請行期有補當今之務臣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所有新編東漢會要四十卷目錄一卷
繕寫成四十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天麟實惶實懼
頓首頓首謹言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
學博士臣徐天麟上表

東漢會要序

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表進臣所編西漢會要七十卷際遇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右文日新聖學既塵蠲濩之覽乃十一月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竊自惟念臣猥以庸愚妄倣前賢纂輯遭逢聖明不棄葑菲俾得晉聯廣內之儲豈意書生有此榮遇當時三館之士被命看詳間謂臣言兩漢治效上軋殷周制度文物炳燿青史今詳於西劉而畧於東都豈不猶爲鈌典臣退而自忖所幸精力未疲迺因公退之暇紬閱范史旁貫諸書復加裒次成東漢

會要四十卷竊惟炎運中興禮樂庶事視西都爲加詳建官置兵以節約而鄉簡雖建武改制事歸臺閣中世失權政移戚宦然猶足以緜延二百年之祚比隆於高文武宣者以綱紀法度猶有可以憑藉扶持者也自蔡邕作十意補續前志其文旣已湮沒范氏亦欲徧作諸志依準前書然徒懷著述莫究僝功范又嘗以十志託於謝儼搜撰垂畢值范傾敗委棄弗存其後劉昭因范遺緒以注補之今八志所述綱目粗備然食貨兵刑學校選舉之類皆缺弗著學者病焉臣不量疏謬復茲編綴以補一朝之典睿聖當極

酌古御今庶有裨於乙覽之萬分凡八志已詳者今特撮其綱要志所未備者則詳著本末又間以已見爲之論述使議禮者參兩漢之沿革以求三代之遺範則是非得失粲然在目孰爲可法孰爲可鑒於是考而證諸其於世敎詎云無補乎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序

東漢會要目錄

卷一
帝系上
帝號　皇太后皇后
母后稱制
卷二
帝系下
皇太子　皇子
宗室　公主
內職　諸園貴人

出宮人

卷三

禮一 吉禮

禮樂　禮儀

光武即位告天　郊祀

封禪

卷四

禮二 吉禮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宗廟　禘祫

原廟

卷五

禮三 吉禮

社稷 五祀　靈星

六宗　祠孔子

高禖　飲酎

雜祭祀　齋

夕牲　迎氣

立春　立夏

夏至 黃郊
立秋 立冬
冬至 合朔
五供 親耕
親蠶 祓禊
請雨 桃印
貙劉 臘祖
大儺 土牛

卷六

禮四 嘉禮

行幸　循守
朝會　上尊號
上壽　拜皇太子
拜諸侯王公　養老
案比　冠
婚　大射
鄉飲　詔令（璽書 尺一）
章奏　封事（皁囊）

卷七

禮五（賓禮）

封先代後　封孔子後
禮六軍禮
講武　校獵
饗衛士
禮七凶禮三
山陵　寢園
上陵　大喪
服制　奪服
卷八
樂

樂舞　詩頌
四夷樂

卷九

輿服上附符璽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駢車　青蓋車
綠車　皁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卒　車馬飾
警蹕　璽
百官印　節
符　棨
關傳

卷十

輿服下

總叙冠服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士冠　鶡冠
幘　佩玉
佩刀　佩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墨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車服雜錄

卷十一

文學上

帝學　太學
宮邸學　鴻都門學
郡國學

卷十二

文學中

國史　圖書
經學　五經諸儒
易家　尚書家
詩家　禮家
春秋家

卷十三
文學下
講論經義　論讖
論浮屠
卷十四
歷數上
律準　候氣
賈逵論歷　永元論歷
延光論歷　漢安論歷
熹平論歷　論月食

歷元
卷十五
歷數中
服色　改元
時令　符命
祥瑞　渾儀
卷十六
歷數下
天文　隕石
五行變異

卷十七

封建上

封皇子　封宗室

封先代後孔子後見賓禮　封功臣

錄功臣後　紹封

分封　公主子封

宰相封　外戚恩澤侯

宦者封侯

卷十八

封建下

列侯　關內侯
爵　王侯號
特進侯　侍祠侯
小侯　王主
婦人封號　四夷國
位次　戶邑
國租　茅土
朝賀　奉朝請
就國　王國官屬
侯國官屬　卹典

卷十九

職官一

太傅 錄尚書事

右上公

太尉 司徒

司空

右三公

將軍

自太傅至將軍爲五府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右九卿

卷二十

職官二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河南尹　刺史
列郡　縣道
鄉亭　諸郡別置官
使匈奴中郎將　護烏亘都尉
護羌校尉　西園八校尉

卷二十一

職官三

品秩　奉祿
官稱　考課

刺舉舉謠言　世官
久任　行領試守假爲眞
卷二十二
職官四
集議　侍講
上計　給事中
待詔　圖功臣
省官　官數
卷二十三
職官五

奉使外國　案行災害清詔使
班宣風化　戒官吏
旌節義　外戚貴盛

卷二十四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卷二十五
職官七
黨錮始末　恩賜
休沐　致仕

鬻官　卹典

贈官　雜錄

卷二十六

選舉上

賢良方正　博士弟子甲乙科

孝廉廉吏　至孝

有道　淳厚質直

仁賢　茂才四行

明經　計偕

將帥　耆儒

試尚書　試博士
童子　任子公孫
卷二十七
選舉下
公府選舉　公府辟除
州郡辟除　郡吏
上計吏　聘處士
宣陵孝子　選舉雜錄
卷二十八
民政上

戶口　三老

鄉亭長　民伍

孝悌力田　勸農桑

假民田苑蠲假稅　賜民爵賜粟帛

卷二十九

民政中

賜酺　復除

崇孝行　戒奢侈

荒政上

卷三十

民政下
荒政下　奴婢
禁厚葬　瘞遺骸
卷三十一
食貨
田制　租稅
算賦　口賦
更賦　調度
財用　錢幣
鹽鐵　禁沽酒

罷貢獻

卷三十二
兵上
光武中興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卷三十三
兵中
宿衞　衞士
金吾緹騎　北軍五營

將軍領兵　城門兵
黎陽營　雍營
西園軍　郡國兵 積射 奔命 突騎
募罪徒戍邊　徙民實邊
命將　兵法
兵器　兵符
馬政
卷三十四
兵下
屯田　亭候 塢壁

烽燧　障塞

盜賊　刻石記功

類祭告功

卷三十五

刑法上

法令　刑制

贓罪　選舉不實

恤刑贖罪

卷三十六

刑法下

中都官獄　斷獄案罪
律學　赦宥
卷三十七
方域上
都邑　輿地
省併郡國　十三部上
卷三十八
方域下
十三部下　復九州
宮苑　宮掖門象魏

雒陽城門　街市

宮苑雜錄　河渠 水利

關梁　傳置

卷三十九

蕃夷上

東夷　南蠻

西南夷　西羌

卷四十

蕃夷下

西域　南匈奴 北匈奴

烏亘　鮮卑

粵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刊印售

東漢會要卷之一

宋　徐　天　麟　撰

帝系上

帝號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王莽末起兵於宛更始元年兄伯升立劉聖公為天子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破莽軍於昆陽更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

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二年更始遣使立光武爲蕭王建武元年卽皇帝位於鄗南中元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二葬原陵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諡能昭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年號建武三十一中元二太傅卓茂大司馬吳漢劉隆太尉趙憙大司徒鄧禹伏湛侯霸劉歆歐陽歙戴涉蔡茂王況司徒焦勒李訢大司空王梁李宏李通馬成竇融朱浮杜林司空張純馮魴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之字曰嚴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

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卽皇帝位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年四十八壬戌葬顯節陵十二月癸巳有司奏宜尊廟曰顯宗謚照臨四方曰明年號永平八年

太傅鄧禹　太尉趙憙　虞延　司徒李訢　邢穆　郭丹　王敏　范遷　鮑昱　虞延

司空馮魴　伏恭　牟融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之字曰著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十八年八月壬子卽皇帝位年十九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帝崩年三十三三月丁卯葬敬陵辛酉有司上奏請上尊廟曰肅宗謚温克令儀

曰章年號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太傅趙憙太尉牟融鮑昱鄧彪鄭宏宋由司徒鮑昱桓虞袁安司空第五倫袁安任隗

孝和皇帝諱肇之字曰始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年十歲永元三年正月帝加元服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帝崩年二十七延平元年三月甲申葬愼陵廟曰穆宗獻帝初平元年省去廟號謚不剛不柔曰和年號永元十六元興一太傅鄧彪太尉宋由尹睦張酺張禹司徒袁安呂蓋丁鴻劉方徐防魯恭張酺司空任隗劉方張奮韓棱巢堪徐防陳寵

孝殤皇帝諱隆之字曰盛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

辛未夜卽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臨朝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年二歲九月丙寅葬康陵謚短折不成曰殤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徒梁鮪司空陳寵尹勤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之字曰福肅宗孫也父淸河孝王慶母左姬延平元年八月殤帝崩太后使鄧騭持節迎帝拜爲長安侯詔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卽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永初二年正月庚子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二月甲辰南巡狩三月庚申幸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於乘輿年三十二庚午還宮辛未夕乃發喪四月己酉葬恭陵廟曰恭宗獻帝初平元年省去廟號

諡寬容和平曰安年號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延光四太傅張禹太尉徐防
張禹李修劉愷楊震司馬苞馬英馮石司徒梁鮪魯恭夏勤劉愷楊震
劉憙司空尹勤周章袁敞李郃張敏劉愷陳褒劉授
孝順皇帝諱保之字曰守安帝子也母李氏永寧元年立
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
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及北鄉侯薨中
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年十一建康元年
八月帝崩時年三十九月丙午葬憲陵廟曰敬宗獻帝
初平元年省去廟號諡慈和徧服曰順年號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太傅
馮石太尉劉憙劉光施延龐參[illegible]司徒李郃[illegible]

朱倀　許敬　胡廣　司空劉授……
黃尚　劉壽　司空龔　孔扶　王卓　郭虔
趙戒

孝冲皇帝諱炳（之字曰明）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卽皇帝位年二歲皇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帝崩年三歲己未葬懷陵諡（幼少在位曰冲）年號一（永嘉）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孝質皇帝諱纘（之字曰繼）肅宗元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召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

與冀定策禁中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年九歲七月乙卯葬靜陵謚中正無邪曰質年號一本初太傅闕太尉李固胡廣司徒胡廣趙戒司空趙戒袁湯

孝桓皇帝諱志之字曰意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召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六月庚寅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建和二年正月甲子帝加元

服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年三十六建寧元年
二月辛酉葬宣陵廟曰威宗獻帝初平元年省去廟號謚克敵服遠曰桓
年號建和七和平一元嘉一永興二永清三延熹九永康一太傅闕・太尉胡廣
杜喬趙戒袁湯陳蕃黃瓊劉矩楊秉周景司徒趙戒袁湯尹頌韓縯
張歆吳雄黃瓊許栩祝恬盛允种暠胡廣司空袁湯胡廣黃瓊趙戒房植
韓縯盛允劉寵劉茂孫朗虞放周景宣酆
孝靈皇帝諱宏之字曰大肅宗元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
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
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奉迎
入殿中建寧元年正月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四年

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帝崩年三
十四六月辛酉葬文陵諡亂而不損曰靈年號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
平六太傅陳蕃胡廣太尉周景劉矩聞人襲劉寵段熲陳耽許訓劉寬
郭禧李咸陳球橋元楊賜鄧盛張延孟彧張顥崔烈曹嵩樊陵馬日磾張
溫劉虞司徒胡廣許訓橋元許栩袁隗楊賜劉寵袁滂劉郃陳耽崔烈
丁宮司空宣酆王陽劉寵許栩劉囂橋元來豔宗俱楊賜唐珍許訓
劉逸陳球陳耽袁逢張濟張溫丁宮劉宏

孝獻皇帝諱協之字曰合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中平六
年四月靈帝崩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改爲
光熹封皇帝協爲勃海王七月徙爲陳留王八月辛

未改光熹爲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爲宏農王是日陳留王卽皇帝位九歲改昭寧爲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延康元年十月乙卯遜位於魏王丕奉帝爲山陽公邑一萬戸位在諸侯上都山陽之濁鹿城魏靑龍二年薨年五十四八月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諡聰明睿智曰獻

年號 和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四　延康一

太傅 袁隗　馬日磾

大司馬 劉虞　張楊　李傕

太尉 董卓　趙謙　黃琬　馬日磾　皇甫嵩　朱儁　楊彪　周忠　袁紹

司徒 黃琬　趙謙　楊彪　淳于嘉　王允　趙溫

丞相 曹操

司空 楊彪　趙溫　荀爽　張喜　种拂　曹操　淳于嘉

皇太后皇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更始二年春光武至眞定納后及即位以爲貴人生皇子彊二年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其後后寵稍衰十七年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輔爲中山王二十年輔徙封沛王后爲沛太后二十八年薨葬北芒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光武即位以爲貴人生顯宗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爲皇后顯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永平七年崩合葬

原陵

明德馬皇后年十三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以爲貴人賈貴人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永平三年立爲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建初四年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肅宗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章德竇皇后建初二年選入掖庭明年立爲皇后梁

貴人生和帝后養爲已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以憂卒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遂密謀不軌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等奏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改殯貴人上尊號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

和帝陰皇后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得爲貴人八年立爲皇后十四年廢遷於桐宮以憂死

和熹鄧皇后諱綏永元七年選入宮八年爲貴人十四年夏陰后廢至冬立爲皇后殤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永寧二年崩合葬順陵

安思閻皇后諱姬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爲貴人二年立爲皇后宮人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安帝崩北鄉侯立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少帝薨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明年崩葬恭北陵

安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及太后崩左

右白之帝感悟發喪更以禮殯上尊謚曰恭愍皇后
葬北陵

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也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沖帝立尊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太后遂立桓帝和平元年正月歸政於帝二月崩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生沖帝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他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少以聲伎入孝王宮生質

帝亦以梁氏故寵不及焉熹平四年乃拜虞大家爲憲陵貴人陳夫人爲勃海孝王妃

孝崇匽皇后諱明爲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卽位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元嘉二年崩合葬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延熹二年崩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貴人冢 按后諱女瑩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永興中入掖庭爲采女梁冀誅

立后爲皇后延熹八年廢后送暴室以憂死葬北芒

桓思竇皇后諱妙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永康元年帝崩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靈帝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熹平元年崩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爲解瀆侯萇夫人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爲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爲慎園貴人及竇氏誅帝迎貴人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宮稱永樂及竇皇后崩始預朝政帝崩何太后臨朝遷宮本國

以憂疾病暴崩合葬愼陵

靈帝宋皇后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光和元年策收璽綬以憂死

靈思何皇后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拜后爲貴人光和三年立爲皇后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六年帝崩辯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董卓兵入廢少帝爲宏農王而立協是爲獻帝卓遷太后於永安宮因進酖弒而崩合葬文昭陵

靈懷王皇后以良家子選入掖庭生獻帝爲何后所殺興平元年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

獻帝伏皇后初平元年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建安十九年曹操逼帝廢后遷於他館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皆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弒立節爲皇后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魏景初四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並后紀

范氏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

二后俱稱德焉其餘惟帝之庶母及藩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爲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因而加焉

雜錄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

之經典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胡廣傳

桓帝延熹八年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帝有建立之議應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漢立飛燕成帝後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應奉傳

立宋皇后議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諧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

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
歷時乃聽今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
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
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
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
事臣囂臣鼎臣旭臣滂臣乘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
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
寧四年十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
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
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

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龔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謹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龔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大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

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禮儀志注

母后稱制

章帝竇太后　和熹鄧太后　安思閻太后　順烈梁太后　桓思竇太后　靈思何太后

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少帝蔡邕獨斷

按此即母后臨朝之制

永和六年皇太后始入宗廟與皇帝交獻見宗廟條

范氏論曰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

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
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
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
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死霧露
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詩書所歎畧同一揆

東漢會要卷之二

東漢會要卷之三

宋　徐　天　麟　撰

帝系下

皇太子

世祖建武二年立皇子彊爲皇太子母曰郭皇后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郗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

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疆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莊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卽皇帝位是爲孝明皇帝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立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内寵旣多嫡子遷位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失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明帝永平三年立皇子炟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

明帝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卽皇帝位是爲孝章皇帝
章帝建初三年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七年
六月廢慶爲淸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章和二年
二月卽皇帝位是爲孝和皇帝
和帝元興元年立皇子隆爲皇太子夜卽皇帝位是
爲殤帝
安帝永寧元年立皇子保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
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等與中常侍樊豐閻后妄造
虛無譖讒太子九月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三月
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及北鄉

侯蒉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立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是爲孝順皇帝

順帝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是爲孝沖皇帝並帝紀

雜錄

東宮班彪傳云東宮初建按震爲長子震東方也故太子所居稱東宮

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周衞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

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

不媟黷廣其敬也班彪傳

拜皇太子儀見禮類

世祖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

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帝敬重之上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使左

中郎將鍾興授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

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何湯

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桓榮傳

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

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
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
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業
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
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
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
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桓榮傳
永平十五年上使越騎校尉桓郁郎中張酺授太子

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爲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爲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絶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似是顧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爲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惲資性湻篤遵領法度如竝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徽猷者也袁紀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有寵肅宗立慶爲皇太子竇
皇后寵盛心内惡之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
慶出居承祿觀七年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
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
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
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
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
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
以肇爲皇太子 清河王傳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

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
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
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
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
懼有後害妄造虛無間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
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
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
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
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
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

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
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邱
宏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第五頡中散大夫
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
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闔長樂
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
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
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
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
而與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

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來歷傳

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廷尉張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皓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間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門三老一

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儀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張皓

順帝擢种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种暠傳

皇子

光武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

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
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
公衡琅邪孝王京明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
生梁節王暢餘七王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
王恭樂成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淮陽頃王昞濟陰悼
王長本書不載母氏章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
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
開餘四王千乘貞王伉平春悼王全城陽淮王淑廣
宗殤王萬歲不載母氏和帝一子平原懷王勝並列傳

宗室

宗室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文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見百官志

和帝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永元十五年幸章陵祠舊宅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順帝永建元年宗室以罪絕者皆復屬籍陽嘉元年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並紀封爵宗室見封建門

公主

南頓君三女

湖陽長公主黃不言所適史闕文後倣此　新野公主適鄧晨

寧平長公主伯姬適李通

世祖五女

武陽長公主義王適梁松　涅陽長公主中禮適竇固　館陶公主紅夫適韓光　淯陽公主禮劉適郭璜　酈邑公主綬一作綏適陰豐

顯宗十一女

獲嘉長公主姬適馮柱　平陽公主奴適馮順

隆慮公主迎或作延適耿襲　平氏公主次沁

沐公主仲適鄧乾　平臯公主小姬適鄧蕃

浚儀公主仲適王度　武安公主惠適來稜

魯陽公主臣　樂平公主小迎　成安公主小

民

肅宗三女

武德長公主男　平邑公主王適馮由　陰安公

主吉

和帝四女

修武長公主保　共邑公主成　臨潁公主利適

賈建　聞喜公主興

順帝三女

舞陽長公主生　冠軍長公主成男　汝陽長公

主廣

桓帝三女

陽安長公主華適伏完　潁陰長公主堅　陽翟長公主修

靈帝一女

萬年公主某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並本紀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百官志諸公主

飾主家令一人其餘屬吏增減無常上

雜錄

桓帝延熹中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上主之儀以妻制夫以

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峴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

謬覺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緹咸備各以其叙矣荀爽傳

內職

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一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孝文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宮十二順帝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娣使夜十四此六宮品秩同爲一等也妖倖

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彫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愼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皇后紀 鄧太后久臨朝政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 鄧后傳 女尚書 陳蕃傳注云宮內官也 皇子封王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百官志注

諸園貴人

諸園貴人 安紀注云謂宮人無子守陵園者也 明帝崩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 馬后紀 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

後庭共歡等列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今當以舊典分國外園慘結增歎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司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加賜各具和熹鄧后紀

殤帝延平元年竇太后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召太后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皇后紀

出宮人

殤帝延平元年皇太后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紀又袁紀云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爲庶人

順帝陽嘉中郎顗上疏臣竊見太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東入軒轅出后星北軒轅

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天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嗣多夭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郎顗傳

桓帝延熹二年光祿勳陳蕃上疏曰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憂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云云陳蕃傳　九年荀爽對策曰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賦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乖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

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荀爽傳

東漢會要卷之三

宋 徐天麟 撰

禮一 吉禮

禮樂

建武五年光武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通鑑

曹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

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永平初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東平王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語在禮樂輿服志注云其志今亡

永平二年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於是七廟禮樂三

雍之義備矣[禮儀志]
和帝永元九年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
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
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以爲
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
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臣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
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

三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孝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宗祖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張奮傳

臣天麟曰自秦燔詩書殺術士而三代禮樂湮沒不存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舊禮絃歌之音不絕此蓋聖人遺化僅存於好學

之國者也而漢初君臣不能博會名儒講習先王制作之本故叔孫通所起朝儀謂之與秦儀雜就往往猶祖其尊君卑臣之陋習而樂家但有制氏徒能紀其鏗鏘鼓舞而已由是稽古禮文之事君子嘆其多闕焉賈誼請興禮樂而文帝謙遜未遑董仲舒言改制作樂而武帝征討四夷未暇留意禮文之事雖曰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史謂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若足以粉飾治平矣然甘泉實奉泰一之祠音律或雜鄭衛之聲以封禪則惑方士之

言以宗廟則遺七廟之制大典既失末節何識至
宣帝時王吉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
成帝時劉向因楗爲古磬之出請興辟雍設庠序
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其言皆寢
而不行其後貢禹毁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
公駿騷鬻於正誼而數罷數復紛紛不定先漢禮
樂竟有歉焉世祖中興張純定郊廟冠昏之制東
平王創制車服冠冕之儀殘缺之餘賴以正定建
武末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威儀既盛

美矣然而中和之化未流禮樂之文未備識者猶有憾焉永平三年始用曹充之言正名大予樂而其說乃出於尚書琁璣鈐肅宗時曹褒撰次禮制爲百五十篇而乃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故張酺劾其破亂聖術竟寢不行雖曹氏父子溺於時好而不能守先儒純正之論要亦上之人實有以啓之也故嘗謂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得大有爲之君而又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而宣明中和之化則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儀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䯉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徒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本紀

建武初舊章多闕張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張純傳

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

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儒林傳序

永平二年時中興三十餘年東平王蒼以爲天下化平宜興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東平王傳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業尤好禮事常感朝

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
召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
圖稱赤九會書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鈐曰
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
曷以纘興崇宏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
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
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
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
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
致休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

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
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鼑堪以爲一世大典
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
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僊祖宗宏烈
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
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
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
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
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

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詔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

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作爲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曹褒傳

安帝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張衡傳

順帝卽位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讒遂令陛

下龍潛藩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阼奉遵鴻緒爲郊廟主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紀

獻帝建安二年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應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應劭傳

班固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敎清明乃營立

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前漢禮樂志注云今謂作志時

范曄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

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文是以賈誼仲野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茲異調中都殊絕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

然哉晉袁傳論

光武卽位告天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尙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

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志

郊祀

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靑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

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
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
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
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二十四神營即壝也
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
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
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
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
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

之語在林傳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
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犢一頭青帝
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
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
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
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
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犢俎實於壇南巳地

臣天麟按三代祭祀之禮至秦泯絶無餘漢興之
初君子固望其復古矣而考之於史有可憾者自

高祖因秦四畤立黑帝祠而雍五畤之祠始具至文帝十五年始行親郊之禮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亦親郊拜焉及平以詐誅乃不復親祠而使有司以時致禮其後武帝又立后土祠于汾陰立泰一祠於甘泉於是甘泉泰一汾陰后土與雍五畤之祠間歲迭舉而莫有議其非者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天隨王者之居而饗之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議者王商師丹翟方進等亦以為聖王祭天地必於國郊甘泉河

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天子從之於是始定長安南北郊建始二年合祭天地而甘泉汾陰五時陳寶諸祠皆罷焉其後惑於禍福或復或罷迄於元始而王莽復奏宜如建始時復南北郊祀而莽又頗改其祭禮謂周禮祀天地之樂有別有合故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以冬夏日至使有司別祀天地於南北郊平帝雖可其奏而不及躬行其禮世祖中興制兆於洛陽城南顧采元始故事凡配食之位壇營之次神示之兆牲犢之數秩然有序其亦幾於古矣然中元之初又

營北郊於雒城之北而別祀地祇焉則是天地之祠復析為二也且五嶽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既已列敘於南郊矣今北郊又復奉祀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其斯之謂歟班固作郊祀志而備載元始之制亦可見其不以人廢言也

封禪

建武三十年張純等上言上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内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虞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業也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上幸魯過太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泰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河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

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顚遂東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

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
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
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
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
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
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
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
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
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
工宜取全靑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

用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大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

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州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遜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

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

唯謹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
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
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
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
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
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
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君神皆從用
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
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

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即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

勿出元年租劉蒙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張純傳及祭祀志

范曄論曰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

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旣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于民不聞其在封矣祭祀志

臣天麟按虞書載舜巡狩岱宗柴望告祭蓋所以

尊天而懷柔百神初未始有檢玉泥金之事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於是封禪之說興焉管仲答齊桓公以爲古封禪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其說既已不經至秦皇漢武夸張治功爲衒世輝俗之舉然卒無補於治道光武中興初以大義卻羣臣之請似稍知義禮者然卒惑於讖緯之文張純梁松又從而附會之固不逃於識者之譏矣然武帝始與羣臣議封禪皆以禮典曠絕莫知其儀體乃盡罷諸儒弗用而率意行之不過如郊祠太一之禮及建武親升告功又特講求元封故事

則知二君雖修舉曠典而威儀文物實出於私意之所裁定未嘗稽合於古聖之典是以言禮者無取焉

東漢會要卷之三

番禺　王國瑞　黎永椿　校

DS
748
.H72
1879
v.2

東漢會要卷之四

宋 徐天麟 撰

禮二 吉禮

北郊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它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

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牛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旣送神瘞俎實于壇北祭祀志

明堂　辟雍　靈臺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卽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

令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禮備
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
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
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
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
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
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
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
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
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

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祭祀志及本紀

永平八年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章帝建初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本紀詳見雜祭祀條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永元十四年臨辟雍饗射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

律

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帝臨辟雍紀並

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百官志

宗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

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
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
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
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
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
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于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
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于
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
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

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張純傳及祭祀志

光武皇帝崩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于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毁也後遂爲常祭祀志

明帝永平三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詳見樂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志云光武廟更衣　孝章卽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

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紀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卽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初有司奏言孝章皇帝崇宏

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本紀及祭祀志

和帝崩廟號穆宗本紀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尚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祭祀志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

嗣王奉祭而已祭祀志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寢之號而稱恭宗祭祀志

順帝卽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祭祀志

順帝崩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昊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元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愼終有始有卒孝

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東觀書

冲帝質帝皆小崩梁太后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託三公分祭之祭祀志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八王傳

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祭祀志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

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並志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古宗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先薦寢廟詩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

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祭祀志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于秩為父順帝在後于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

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周舉傳及本紀

獻帝元初二年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祭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

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
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
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
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
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
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
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
襃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
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

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
遵述亦不敢毁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
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袁紀及志注

臣天麟按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則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五廟而迭毁親親之殺示有終也西都草創禮制缺畧諸帝之廟各自居陵旁立之其都宮

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獨專一廟之尊也郡國之立祖宗廟京師之立原廟雖背經違古然猶幸罷廢於中世之後也元帝時貢禹建迭毀之議韋元成匡衡劉歆等考據明白本末具在世祖中興固望其一正典禮以合先王七廟之制考之于史建武所立親廟四言者首議其非永平所立世祖廟又與高廟異處無復昭穆之序明帝臨終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而下莫敢或違徒務爲抑損之私而不知禮義之正末年遂至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其瀆亂不經未有

如是之甚者噫東都儒者如張純朱浮曹褒鄭元之傳皆號稱明習典禮而獨不能復古人七廟之制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惜哉

禘祫

建武十八年光武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之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

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祫之時但就

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
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
祫遂定志及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
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格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
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
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
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
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
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

百官執事各有差 紀

東漢會要卷之四

東漢會要卷之五

宋 徐天麟 撰

禮三 吉禮

社稷 五祀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

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元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于社稷云志注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靈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

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志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六宗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方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志）

范曄論曰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大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按光武紀注云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爲易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卽位初改爲天地四方之宗

祠孔子

建武五年十月光武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紀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志

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紀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孔僖傳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

成侯以下帛各有差紀

肅宗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魯國孔子廟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先靈遠也（東平王傳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

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孔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不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瞀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伯問果服焉鍾離意傳

臣天麟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旣釁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修其祠于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

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士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高禖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禮儀志盧植云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求子故謂之禖以古者有禖氏之官因以為神

飲酎

八月飲酎禮儀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紀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

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志注

雜祭祀

仲秋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禮儀志

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紀

六年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紀

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紀

十五年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紀

十五年幸魯祠東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紀

章帝卽位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祀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都庚申告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奏之和帝無所增改志

殤帝延平元年四月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云東觀

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祀

安帝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卽位修奉常祀 志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 志

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 本紀袁紀云壞諸淫祀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已丑日祠雨師于丑地用羊豕 志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灾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禮儀志

夕牲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禮儀志

迎氣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

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
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
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
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
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
黑帝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按本紀永平二年始迎氣于五郊　祭祀志

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禮儀志

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祭祀志

立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夏至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黃郊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于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
緣中衣迎氣于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于
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
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
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

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鐘
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至十三兩或擊黃鍾
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
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
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
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
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于器
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
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
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

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
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
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
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
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
板言事文曰臣其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
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
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

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諸太史令八能士詣大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合朔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歴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

五供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儀志

親耕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志

漢舊儀曰春始耕于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弟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

而耕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穜稑志注
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
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藉于千畝供禘郊之粢盛以
致思于勤已兆人勸于疆場咸懋力以耘耔東京賦

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十三年二月帝耕于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十五年二月帝耕于下邳
章帝元和三年帝耕于懷並紀
順帝即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黃瓊以國之大典久不
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

致祠祀必躬郊廟之禮親耤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遑息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齊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禮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

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黃瓊傳

獻帝興平元年帝耕于藉田紀

親蠶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于苑中于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

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中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志并注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

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志注

祓禊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

請雨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並志）

貙劉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禮儀志

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使謁者以一特牲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圓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

臘祖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禮儀志

陳咸王莽時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漢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也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寵傳

何皦曰今賞賚過度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損耗國貧何皦傳注云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馬防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第五倫傳

荀彧卒獻帝哀惜之祖日爲廢燕樂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其

工氏之子好遠遊祀以爲祖漢以午日祖　荀彧傳

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衞乘輿御前殿黄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黄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殈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

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
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
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
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
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水面獸能為儺
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
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禮儀志

卒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音列振子萬
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礫雨散剛癉

以凳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蝼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淸冷溺女魃于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魃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謐淸罔有不韙東京賦

安帝永初三年竇太后以陰陽不和詔減逐疫侲子之半后紀

土牛

十二月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

東漢會要卷之五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四　嘉禮

行幸

光武中元元年行幸長安　紀書行幸不一畧舉為例

肅宗元和三年行東巡守　東平王傳

臣天麟按前書文紀注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此但釋幸之義而未釋行之義也蓋兩漢謂天子乘輿為行故高紀云行如雒陽至自雒陽如此類甚多至范史猶聞言行幸東平王傳亦云

行東巡狩禮儀志云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蓋謂
天子出入也而注家妄引春秋釋痾以爲郡守行
大夫禮樂其誤甚矣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
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
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圭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
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圭璧不滿百里者
不沈 祭祀志注

桓帝元嘉元年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南尹梁不疑
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

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鑾旗不駕未有私從
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亂尊卑等威無別宿衛守
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臣以薄學充在勸講敢陳其愚袁紀按楊秉傳作幸梁肖家

巡狩

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
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
川進幸葉章陵五月己卯車駕還宮本紀下同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二月壬午祠高廟

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
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
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
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
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
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
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
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
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
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
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
有事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
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
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

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

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狩頌以稱漢德本傳

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二月壬寅告常山諸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嶽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肥田尚多以賦貧民進幸中山祠北嶽幸元氏祠光武顯宗于縣舍三月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

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帛各有差幸章
陵祠舊宅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
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内
壬戌車駕還京師 並紀

朝會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
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
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
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

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湖廣曰舊儀公卿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

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于
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
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燿日光
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
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屈身藏形于
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
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
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
水于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
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

官于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志注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班固東都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本紀注云每大廟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于庭以年饑故不陳

上尊號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鶩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

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

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

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 紀

上壽

明帝永平十年儋耳降附富平侯張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 張奮傳

十七年夏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明帝紀

拜皇太子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禮儀志

拜諸侯王公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

養老

顯宗永平二年三月（紀作十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
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
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
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
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
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
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
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

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禮儀志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朝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

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
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
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
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
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
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儒林傳及帝紀

永平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紀來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見禮儀志注

安帝以魯丕李充爲三老通典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楊厚傳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之不咽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志注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戸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冠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

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
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志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將
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
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
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
各有差 紀注云太后詔袁安爲賓賜東帛乘馬

通典曰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
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焉
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

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時加元冕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元虯之連蜷建螭龍以爲旂鳴節路之和鑾旣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祚藩屏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進爵於金罍獻萬壽之玉觴

初肅宗勑曹褒條正禮儀褒依準舊典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爲百五十篇奏上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作爲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曹褒傳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 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皇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帛一匹 紀

桓帝建和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紀

靈帝建寧四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紀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司徒淯于嘉爲賓加賜元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 禮儀志注

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禮儀志注

婚

桓帝初立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聘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梁后紀

大射　鄉飲

建武中伏湛奏行鄉飲酒禮施行之本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禮儀志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架金鏞鼖鼓路鼗植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飾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堦以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

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雕弓斯

發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而遠喻 東京賦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紀

詔令

璽書 尺一

世祖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循吏序

尙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百官志

璽書 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尙書令重封見鮑昱傳

中元元年鮑昱爲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鮑昱傳

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本傳

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櫝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

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剛固與拒奇

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 周興傳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 陳蕃傳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順帝拜楊球為衛尉勅尚書不得稽留尺一 本傳

李雲上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本傳

臣天麟按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宏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所掌之官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此亦一時眷遇

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人當在尚書元帝時楊興欲薦賈捐之爲尚書令謂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至安帝時尚書陳忠薦周興亦曰興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旣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息漢世君臣其留意於代言之官若此宜乎王通氏謂漢制幾於典誥而兩都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

章奏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百官志

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漢雜事見胡廣傳注

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紀

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紀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王符傳

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本傳

馮豹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馮衍傳

左雄改察舉之制使文吏試章奏 左雄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李雲傳

封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詔曰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紀

八年詔曰朕以無德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按本紀諸帝每有災異皆令公卿上封事蓋自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章帝即位日食詔有司各上封事紀

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按張酺云文帝飾帷帳以皂囊即爲上書囊也則知文書言密事以皂囊封上自西都已然矣

建寧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紀下同

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四年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東漢會要卷之六

東漢會要卷之七

宋 徐天麟 撰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 孔子後

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爲衞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百官志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傳孔僖

禮六軍禮

講武校獵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

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遂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禮儀志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志注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志注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紀

明帝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詩令蠶春農事不聚衆與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本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巡視稼穡消搖仿徉弭節而旋至秋冬迺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東平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illegible]

狩之義作頌一篇幷封上 傳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紀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並紀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崇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敎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爲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父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蕃傳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紀

獻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

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淯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何進傳

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迺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鑾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

猋炎炎場光飛文吐燿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

明巨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

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班固傳

東京賦維歲仲冬大閱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

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

戎撫輕軒中田四牡既健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

迄于上林結徒為營敘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

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

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陳掩迒

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

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文選）

饗遣衛士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志）

禮七（凶禮）

帝陵

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令守視後置陵改為

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王傳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内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内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
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
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愼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
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
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
馬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寺吏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

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西北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
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内寢殿園寺吏舍
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
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司馬門内寢殿園省寺吏
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
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

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
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
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
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
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
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雜錄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望晦祭祀上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置吏卒

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本紀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帝從而止東平王傳

園寢更衣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

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志更衣別室明紀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

更衣
也

上陵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

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
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
禮亦如之志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紀下同

十年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

陵
中元元年三月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
會儀
二年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于
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
有事于十一陵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廟

遂有事于十一陵

桓帝延熹二年十月乙酉幸長安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于十一陵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上觴殿前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

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袁紀及蔡邕本傳）

大喪（詳見禮儀志下卷文多不再）

服制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

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
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
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
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原而望流清曲其形而
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
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劉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
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
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
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

約禮之制先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私念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宜豈不便之

竟寢忠奏而從諷議後書陳忠傳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元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喪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並紀

九年至孝荀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人仁

義之行自上而始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荀爽傳

桓榮爲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

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

鮑德子昂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袁夢麒曰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

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
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漢興略因
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告寧之科所以崇孝道厚
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是遵以爲常薛
宣爲丞相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
有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
和逮翟方進繼爲丞相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
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宣方進
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
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送終盡其子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
二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爲親行三年喪不得選
舉凡此皆詳於士民而畧於百官公卿又何意耶
光武中興遂絕告寧之典二千石公卿刺史不得
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至安帝元初
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
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
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
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尚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
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絕令得娶送詔從此太后皆從古之禮儀言
令祝諷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甯
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
不便之寢忠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爲火德火生
於木木盛於火故其性爲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
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
得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三子之言如此而卒
不能復三年之制也

臣天麟按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於古禮然士大
夫至孝出於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

則公孫宏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銚期鮑昂及東平王敞東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二史書之以爲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奪服

耿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齎牛酒釋服 本傳注云奪情不令追服

但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 本傳

太尉張酺父卒旣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 傳

東漢會要卷之七

番禺王國瑞
黎永椿校

宋 徐天麟 撰

樂

樂舞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百官志

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紀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祭祀志

二十八年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祭祀志

二年立北郊祀后土奏樂亦如南郊同上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時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舞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illegible]
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
今始奏之
故云初也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
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
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爲舞八
百官志注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
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
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

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
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
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
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
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
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
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
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
有武德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
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

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始五行武德昭眞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彰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東觀書見祭祀志注

十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

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紀

章帝卽位太尉趙憙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武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祖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上從王議禮儀志注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東觀紀曰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

以備樂器數多遺猶
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禮儀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

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
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
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
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
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
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
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
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
各三十爲闋正德曰令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五十
五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

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於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禮儀志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

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
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東京賦
每月朔歲首大朝受賀舉觴御坐前奏食舉之樂百
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詳見朝會類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代之樂孔僖傳
章帝增修羣祀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
而奏之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敎田初爲芟除
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

舞制曰可紀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紀袁紀云初隨月令作應鍾

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祭祀志

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見禮儀志親耕條按此文云諸行出入言行者謂乘輿出入也故前書言天子所幸皆曰行幸及歸言行自某所至舊注不察乃引春秋釋痾以爲漢法郡守出入得鳴鍾作樂其誤明矣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備之見本紀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

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　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禮儀志注

詩頌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本傳

章帝元和二年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紀而

奏之志

傅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文苑傳

曹朔作漢頌四篇蘇順傳

班固兩都賦東都主人作詩五篇其亂云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

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迺經靈臺靈臺既崇辛勤時登爰考依證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翘英容潔朗兮於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四夷樂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蠻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有犍爲郡掾田恭頗曉其言輒令譯其詞語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西南夷傳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提官隗構　與天合意魏冒踰糟　吏譯平端罔譯劉脾

不從我來旁慕支留　聞風向化微衣隨旅　所見奇異知唐桑艾
多賜繒布邪毗緥繡　甘美酒食推潭僕遠　昌樂肉飛拓拒蘇便
屈申悉備局後仍離　蠻夷貧薄僂讓龍洞　無所報嗣莫支度由
願主長壽陽雒僧鱗　子孫昌熾莫穉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僂讓彼尼　日入之部且交陵悟　慕義向化繩動隨旅
歸日出主路且倲雒　聖德深恩聖德渡諾　與人富厚魏菌度洗
冬多霜雪綜邪流藩　夏多和雨花邪尋螺　寒溫時適藐潯瀘灕
部人多有菌補邪推　涉危歷險辟危歸險　不遠萬里莫受萬柳
去俗歸德術疊路德　心歸慈母仍路孳模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　土地墝埆（犂籍憐憐）　食肉衣皮（阻蘇邪犂）

不見鹽穀（莫碭麤沐）　吏譯傳風（罔譯傳微）　大漢安樂（是漢夜拒）

攜負歸仁（蹤優路仁）　觸冒險陝（雷折險龍）　高山岐峻（倫狼藏幡）

緣崖磻石（扶路側祿）　木薄發家（息落服淫）　百宿到洛（理瀝髭雒）

父子同賜（捕茝菌毗）　懷抱匹帛（懷稾匹漏）　傳告種人（傳言呼敕）

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安帝卽位罷魚龍曼延百戲（本紀）漢官典職曰作九賓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噉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音以戰反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衞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陳禪傳

東漢會要卷之八

DS
748
.H72
1879
v.3

東漢會要卷之九

宋　徐　天　麟　撰

輿服上 符璽附

玉路

天子五路以玉爲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本志下同

乘輿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輅者也

金根　安車　立車

乘輿按此乘輿二字蓋言天子也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樠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轙耒耜之箙

上親耕所乘也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轙胄甲弩之箙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乘之

軿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㰊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左

右騑駕三

長公主赤罽軿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

青蓋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櫨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綠車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

皁蓋車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能自滿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案郭賀傳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賀爲冀州勑去襜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

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屛星恂議日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屛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屛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屛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屛星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路帷裳皆皁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

大駕　法駕　小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

注名曰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

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轓輒弩藏箙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為後殿焉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五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

他出乘安車

載車

太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如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檽文畫曲幡長縣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淺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導從卒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

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
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幷馬立乘長安
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
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
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
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
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
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

棨戟爲前列鞬弓韣九鞬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車馬飾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櫨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櫨文畫輈轓吉陽筩朱班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輪五斿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軝

皆有吉陽筩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鑣

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

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

叉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

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叉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

上及使者乃有騑驂云

警蹕

警蹕魯恭傳注云天子入警出蹕

王者至尊出入常有警蹕而行靜室而止楊秉傳

璽

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本紀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見本紀注

又衛宏曰傳國璽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志注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注

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宦官引兵入宮張讓

段珪等急廹刼少帝及陳留王至小平津六璽不自
隨辛未帝還宮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袁紀
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衞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
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
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號曰傳國璽
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卽位乃佩之王莽
簒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
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
莽首並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

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

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徐璆傳注

魏受禪遣使求璽綬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后紀

皇后璽綬伏后紀注引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薨皆令贈印璽禮儀志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黃金璽緺綬南匈奴傳

百官印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郡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郡

國長吏丞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
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
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
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
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
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
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
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
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
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

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輿服志注

建武中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大外鄉城皋令印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八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東觀記見馬援傳注

節

符節令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百官志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旄志注

臣天麟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袁紹掛節放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葆爲赤旄也

符

符節令見上

尚符璽節中掌璽及虎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建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絶姦端書奏從之杜詩傳

棨

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百官志

世祖召見杜詩賜以棨戟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名

以木爲之後以赤油
韜爲之亦謂之油戟

漢制棨戟即爲斧鉞（郭躬傳）

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殿取棨信閉諸禁門（竇武傳注云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几居中宮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

建武二十六年賜匈奴啟戟（匈奴傳）

關符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制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非眞符也）

東漢會要卷之九

東漢會要卷之十

宋 徐 天 麟 撰

輿服下

總敘冠服

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阼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舃絇屨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服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彩大佩赤舃屨絇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袛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志

袁宏曰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爲靡麗之服秦有天下而收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佩玉乘輿擬古式矣袁紀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
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之
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之說冕皆廣七寸長尺
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以
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
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
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祀明堂則冠
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獻之云云

長冠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絝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絝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　皮弁冠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

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素積者也

爵弁冠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鏚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直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

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縫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遠遊冠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高山冠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

箭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
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進賢冠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
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自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
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
兩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
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廌冠獬廌神

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天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

星云

卻非冠

卻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卻敵冠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

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

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靈王好服之今

不施用

鶡冠纓緌

諸冠皆有纓緌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武冠俗

謂之大冠環纓無緌以青系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

為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

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

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

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皁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卻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

佩玉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

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覇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佩刀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

五色蕤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
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
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
鮫爲鏢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四紵纓其側

佩印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
玉自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
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
蕤諸侯王以下以綺赤絲蕤縢綺各如其印質刻書
文曰正月剛卯旣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

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

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黃赤綬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赤綬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綠綬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淯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紫綬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淯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

青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淯青圭長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

同采而首半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

黑綬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黃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青紺綸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先合單紡
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
湻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后夫人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
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耳璫垂珠簪以
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
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
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

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

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瑁瑇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五色采青絳黄緣紅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紅紺賈人緗縹而已公卿列侯以下皆單緣襈制文繡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絶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絶矣

車服雜錄

光武行司隸校尉時更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繡擁髻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紀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袴袜五郊各從其色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爲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並本志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植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颻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鋄亡犯反鏤錫方釳左

蟲鉤膺玉瓖襄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
飛鈴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
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竝轂琫伏
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鑾旗皮軒通
帛綪斾雲罕九斿闟戟轇轕髶珥髦被繡虎夫戴鶡
駙承華之蒲梢名馬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
嚴鼓之嘈囐才達反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東京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并涼饑饉正旦朝會不陳充庭車
郭賀爲荊州刺史顯宗賜以三公服勅行部去幨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傳

靈帝時賈琮拜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乃命御者搴之賈琮傳

光武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

馬援從弟子游願乘下澤車

安帝賜馮石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祭遵薨贈以朱輪容車介士

蔡邕封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蔡邕傳

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輧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銀艾張奐前後十要銀艾注云銀印緑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臣天麟按上天下澤而尊卑之分以明觀象審數而輿服之儀以備古先聖王所以制爲車蓋旂常之文冕弁采章之飾者豈徒以備一代之制彰袞藻之美而已所以明尊卑辨等列使之不得以相踰者也故五車之制一定則乘墨棧者不得擬於篆縵五冕之制一立則服絺玄者不得僭於鷩毳

所以檢括人心維持名分者蓋於此乎寓焉三代
既衰六籍焚蕩秦人徒知尊君卑臣而不知有禮
制是以古人輿服制度浸以弗存西京禮文本與
秦儀雜就而車服之制因陋就簡是以班史無傳
焉東京自顯宗致意於明堂辟雍靈臺之事而輅
車衮冕其制始備故范蔚宗序次本紀載永平二
年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
絇屨以行事其序儒林傳曰光武初建三雍明帝
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
駕盛清道之儀蓋自周衰歷數百年之後東京之

制始彷彿乎三代之舊史氏嚴而志之蓋亦幸其能復古矣然其間名物度數或仍秦漢之舊而未能盡加釐正君子亦不能無遺憾也

東漢會要卷之十

宋 徐天麟 撰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紀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

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樊準傳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桓榮弟子何湯將以尙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
師爲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尙書使授太
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
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
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學若此者也
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

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況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卽位尊以師禮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儒林傳序

肅宗卽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紀

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桓郁傳

章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

子之儀使酬諸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賈逵傳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
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
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
尙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
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
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
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桓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選術藝
之士以充其官紀

順帝即位桓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內

桓帝初桓彬爲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侍講

楊賜劉寬侍華光殿中（並本傳）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十五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馬嚴勸學省中本傳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

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

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

盡日乃罷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
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
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
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
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憙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
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
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
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翟酺傳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
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

又奏召海內各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左雄傳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襄楷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紀

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及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下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淸道之儀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
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
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其後復爲功
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
觀考詳同異連月初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
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
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
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
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
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
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
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芻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
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

者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儒林傳

宮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本紀

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

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

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

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以爲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之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

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
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
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
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
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蔡邕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
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

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李忠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紀

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本傳

寇恂爲汝南大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本傳

衞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本傳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碑之士傳

秦彭爲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本傳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養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鮑德傳

東漢會要卷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中

國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馬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后紀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
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
乃繼採前史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
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
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
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
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爲春秋考
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

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

誦焉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

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

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

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

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

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

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

纂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術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十餘萬言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化流四海漢之舊典世有記注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帝從之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事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

目連置章左猶前書十志也律歷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帝嘉其才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
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
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
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
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
多美本傳
景祐元年祕書丞余靖言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

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
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
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
地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
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
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為東觀漢記吳
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
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
取眾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
嶠刪定東觀記為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

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
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
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世有剡令
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
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
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集范曄
後漢書注儀鳳初上之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 校讎

東觀學者稱爲老氏藏至道家蓬萊山 竇章傳

藏書閣 曾大家傳

蘭臺 百官志蘭臺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

石室李固傳陛下官開石室陳圖書　秘館賈逵傳

秘書儒林傳序　中書盧植傳

秘書監桓帝置官　東觀郎李尤傳

校書郎馬融傳　校書郎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儒林傳

班固永平中爲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秘書本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蓺之士以充其官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后紀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

謁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及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爲校書（竇章傳）

順帝永平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傷賜馬日磾張紃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塡塞街陌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字

盧植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吳祐傳

杜林嘗爲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更受林以前所

得一卷古文尚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何意二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於地矣袁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儒林傳

經學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嬴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

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効

乎故先師垂典文藝屬學者之功篤矣切矣傳儒林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逾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鄭玄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畧

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
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
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
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行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經
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
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
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
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給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許愼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

許叔重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鄭玄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並本傳

易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横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受于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 子京 孫彭　洼丹　任安　夏恭

梁邱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顗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尚書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

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受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尚書　張馴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詩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爲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曄　李恂

毛詩　衞宏

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

士孔安國所獻禮古今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玄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

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樊儵　張霸　張楷

公羊顏氏春秋　張玄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衆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潁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東漢會要卷十二　番禺王國瑞黎永椿校

宋　徐天麟　撰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爲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

古無以承天臣不逆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
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
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
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
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
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
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
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矣顏淵曰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
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

令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
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
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
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
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學不修奏立左費非政
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
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
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
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
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

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講經不窮戴侍中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

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
用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
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
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今
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
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
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
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
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
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

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
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
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
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
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
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
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
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帝在人間時聞衛
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
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

其根固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
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
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
弭戎事畧戢留思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
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
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
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
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
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

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陳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

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
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
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
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
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
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
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
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
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
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

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項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蓺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
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
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
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
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
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
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
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
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是下太

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廣平王羨及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皆與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善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本紀及丁鴻傳

和帝永元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

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魯丕傳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詳見圖書類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紀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乃卽皇帝位 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
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
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靁
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書
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
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
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
得解 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儒林傳

朱浮爲太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賈逵傳臣天麟按張衡云逵嘗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及考逵論左氏乃專引其合圖讖以爲證范氏謂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蓋謂此也

肅宗卽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河圖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

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

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
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
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
逵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
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
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
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
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
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
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

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張衡傳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方術序

臣天麟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饑必食寒必

存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楊墨申韓之流皆爲異端然幸有聖賢者出抵排攘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知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託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以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嗚呼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歟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

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楚王傳注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罪愆國相以聞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楚王傳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本紀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襄楷傳

陶謙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陶謙傳

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言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

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西域傳論

東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歷數上

律準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歷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召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
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
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
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
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淸濁之節房言律詳
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
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
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敎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
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
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

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及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辨淸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搉常數及候氣而已

候氣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

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

賈逵論歷元和二年始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歴施行百有餘年歴稍後天朔先歴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言歴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歴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歴即縮用算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歴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歴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著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之法與岑課歳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

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歷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錯故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今改行四分以遵奉天之文於是四分施行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梁鮪嚴勗徐震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

當先小餘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

梵等以為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朓

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

梵冗見勅毋拘歷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

歷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

有差跌遠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永元論歷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

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

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

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

昔太初歷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啟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

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而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延光論歷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難誦豐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

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議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太初歷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漢安論歷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孝武皇帝因元

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設淸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觕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改用四分更以庚申爲元旣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詔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

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歷元光武皇帝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熹平論歷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歷元不正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

元者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郎蔡邕以爲
歷數精微得失更迭是以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
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
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
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歷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
元以非漢歷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
失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延光元年中
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甲寅元公卿百
寮參議竟不施行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改行四

分深引河雒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書勿治罪

論月食

太初歷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月食而歷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

官用陰術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歷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歷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歷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

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兒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

欺怡誠各以二月奉贖罪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
二年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
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月錯以巳巳為
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
二事以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
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歷故議郎蔡邕
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
月食審巳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
上言推元漢巳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
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歷校三光之步

今爲疏濶甲寅已巳前已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濶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遺漢歸鄉里已上並本志

論歷元

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歷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歷到章帝元和旋

復跡潤石能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歷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歷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攝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歷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止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淸濁鍾律洪能爲筭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畧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范論

宋治歷何承天曰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

積世不悞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濶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之爲歷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濶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相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志

終

DS 948 .H72 1879 v.4

東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歷數中

服色

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本紀注亦云漢初土德上黄至此始明火德徽幟上赤色服於是乃正

改元

光武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四月癸酉車駕還宫己卯大赦天下改元爲中元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正失

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
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
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
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仁君之德啓迪鴻化
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於
海表威震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
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宏烈乃者鳳凰仍集麟
麒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
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
和元年

和帝元興元年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

安帝元初元年正月甲子改元元初

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太子改元永寧

建光元年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二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

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太子改元建康大赦天下
桓帝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
永壽元年五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
延熹元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
永康元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
靈帝熹平元年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即帝位改元爲光熹八月辛未改光熹爲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爲弘農王是日陳留王即皇帝位是爲獻帝大赦天下改昭甯爲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

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並本紀

時令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人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禮儀志

侯霸明習故事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本傳

明帝即位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勑有司務順

時令使無煩擾紀

永平二年祀明堂禮畢登靈臺吹時律其令百寮師尹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紀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本紀

東平王蒼聞當遂校獵河內郎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

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獵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東平王傳

四年二月詔有司勉遵時政平刑罰 紀

十年四月詔曰方勝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 紀

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順時令理冤獄 紀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詳見斷獄類

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紀

三年二月己丑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紀

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本紀注云月令仲秋之令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紀

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紀又魯恭疏見斷獄類

安帝元初六年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詔曰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務崇

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紀

陽嘉中郎顗上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温而寒違時反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和順氣行罰顗又言方春東作布德之元王者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殆非朝廷優寬之本顗又言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自立春以來未見仁惠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云云本傳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月以欽天道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至災眚書云明德謹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紀

符命

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

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光武紀

世祖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何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 紀

祥瑞

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黃龍見東阿

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郟縣

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

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
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
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
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
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
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孝明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
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
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
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

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

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

策告宗廟並紀

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降祥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賈逵傳

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五年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於泉陵

七年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

元和二年正月己未鳳凰集肥城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白烏及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乎懋哉

和帝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安帝延光元年九眞言黃龍見無功

二年九眞言嘉禾生東觀記曰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四月沛國言甘露降豐縣六月扶風言白鹿見雍七月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八月潁川上言麒麟一白鹿二見陽翟九月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十月新豐上言鳳凰集西界亭十二月琅琊言黃龍見諸縣

四年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沛國言黃龍見譙六月芝草生中黃藏府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於己氏

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藏七月河東言木連理

元嘉二年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街

永壽元年四月白烏見齊國

延熹三年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八年正月己酉南宮嘉德殿黃龍見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永康元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

靈帝熹平五年沛國言黃龍見譙

光和四年二月郡國上芝英草七月河南言鳳凰見新城羣鳥隨之

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並紀

臣天麟按東郡祥瑞紀不絕書獨光武和帝多抑而不宣非卓然有見者能之乎觀何敞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司徒袁安亦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

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異災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戄然不敢荅然則當時崇尚祥異有識君子固所不取也

渾儀

明帝永平十五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

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一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黄道與度轉運難候以是少循其事律歷志中

安帝雅聞張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張衡傳

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俱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張衡傳

順帝陽嘉元年衡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地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
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
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七首不
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
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
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
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張衡傳

東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歷數下

天文變異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本志下同

四年六月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星犯軒轅大星十一月

乙丑又犯軒轅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大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六月戊辰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三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

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落止五月甲子不
見凡見三十一日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
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
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
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
南行光照地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舡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
亢南百三十五日去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
舡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滅見至五十日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質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四月癸未太白犯畢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滅十

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
六日稍滅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歷閣
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
色黃白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
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尺三月丙辰流星
起天津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辛未水
金木俱在婁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

西北行五丈稍滅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
東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
大星東北二尺所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太微
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
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
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起紫宮西南至北
斗柄間消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七月壬午
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

一星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戊寅金火俱在東井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
黃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
出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
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
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
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流星起
斗東北行至須女
孝殤延安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
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
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
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七
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乙未太白晝見丙上
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己巳辰星入輿鬼中五月
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
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
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

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辛巳太白犯左執法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畢九月
壬寅鎮星犯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
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己巳熒惑入
輿鬼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可六寸

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
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
苑西南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
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
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
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
白晝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

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漢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建康元年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

白入輿鬼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

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

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

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

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

月戊辰不見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

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

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
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八月戊午太
白犯軒轅大星
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其七月丁丑太白
犯心前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
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

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
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二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
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
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
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
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
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
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
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藩南頭星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照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於張乃去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食心後星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

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
市至尾而消
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
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
矢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
孝獻初平三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
亢之南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

隕石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爲庶人惟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五行災變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訛言　旱　謠　狠食八

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木

螟　牛疫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日蝕　日抱　日黃珥　日赤無光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已上詳見五行志此不具載

番禺王國瑞
黎永椿校

東漢會要卷十七

宋 徐天麟 撰

封建上

封皇子

世祖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蕃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

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
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
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
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蕃輔
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
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
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
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
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
焉爲左翊公京爲瑯邪公紀

明帝永平三年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廣平王十五年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初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皇后紀

建初四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八歲各八千萬陳敬王傳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詳見王國官屬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百官志

封宗室

王莽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位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邨祿後皆奪爵城陽恭王傳

世祖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紀

十三年二月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侯得爲眞定侯邵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

[illegible]

臣天麟按自昔聖王制世御極必建牧立監以藩屏王室是以內外相維而國勢久安自秦人不師古始罷侯置守而封建之法始廢漢祖龍興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於矯前世之弊矣惜乎措慮不遠封爵過制中世以後尾大之勢浸成而遂兆吳楚七國之變斯則措置之失而非封建之法不可行也故賈誼在文帝時建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至武帝世主父偃復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於是藩

國始分而支庶畢侯列國之勢浸以消弱終西都之世無復反者光武中興因高文疏爵之制封建宗室故齊武魯哀汝陰輩以功安成居巢甘里輩以親皆能乘時蹈運保有茅土藩翼王室至明章之世東平東海沛獻等各能謙抑令終爲一代賢王其蹈憲網者雖或有之然無西京九起之患光武之慮後世不亦遠乎

封先代後 見賓禮

封孔子後 見賓禮

封功臣

侯吳漢皆食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諸將業遠功大
誠欲傳於無窮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
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
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
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
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
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帝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紀及列傳

十三年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本紀

范氏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

徵智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
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
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
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
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
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
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

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景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祿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

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
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
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姚期　驃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錄功臣後

章帝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韋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彪傳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

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紀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

安帝永初六年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深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證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

十八將無嗣絶世者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紹後者分別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馮異孫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絶國者皆紹封焉馮異傳案袁宏紀云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爲列侯

紹封

張純高祖父安世封富平侯純少襲爵土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張純傳

諸紹封者皆食其國半租獨鄧康以太后戚屬食三

之二鄧康傳

分封

廣平侯吳漢薨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建武二十八年分漢封爲三國成子旦爲灈陽侯以奉漢祀旦弟盱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

高密侯鄧禹薨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

西平侯鄧宏薨子廣德嗣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按西京無分封之例東都此類不一略舉數條以

公主子封

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馬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馬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百官志

宰相封

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侯霸傳

袁夢麒曰漢初丞相選用列侯至武帝用公孫宏起自疏遠未有爵邑於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光武中興尚仍前制伏湛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湛免以侯霸代之止封關內侯凡歷九

年而薨帝始下詔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因追封爵爲則鄉侯其比西京之制雖未鐫削亦淹緩矣自是之後位三公者皆不復有茅土之封惟靈帝初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封爲高鄉侯蕃固辭不受自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外戚恩澤侯

建武十三年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紀

顯宗正位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紀

章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

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衞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四

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皆爲列侯廖等辭遜不得已受封爵而退馬后紀

和帝元興元年追爵謚皇后父鄧訓爲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爲宜封爭之連日乃從禹防議袁紀

桓帝元嘉元年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褒崇殊典乃大會公卿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朝廷從之黃瓊及梁冀傳

延熹二年光祿勳陳蕃以封爵踰制內寵愈盛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燿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

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蕃傳

桓帝時恩澤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趙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趙典傳

宦者封侯

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亨茅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宮始盛焉宦者傳按鄭衆傳云衆首謀誅竇憲封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戶

延熹二年桓帝以梁冀兄弟專固詔中常侍單超等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新豐侯二萬戶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宦者傳

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 紀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中常侍呂强爲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疾妒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 呂强傳

臣天麟按東漢之季閹宦擅權苴茅分虎布滿宮

聞自朱穆抗言極諫而忠鯁之士相繼詣列呂強
身爲中貴而能持論如此亦可以見是非之公在
人心者不容泯也

宋　徐　天　麟　撰

封建下

列侯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爲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爲封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

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百官志胡廣曰是爲猥諸侯）

關內侯

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百官志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爵

承秦爵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爲二十等（百官志）

劉劭爵制曰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鄉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

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
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
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
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
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
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
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
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
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
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

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裹御駟馬者要裹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裹也四爵曰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若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

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百官志注

王侯號

靈壽王彭城靖王未封賜號靈壽王未有國邑取其美名

重熹王樂城靖王未封賜號重熹王　承義侯寇恂

成義侯梁統　興義侯耿況　奉義侯景丹

輔義侯庫鈞　扶義侯辛彤　助義侯竺曾

褒義侯史苞　褒親侯侯翕　褒德侯卓茂

歸德侯 劉颯	褒成侯 孔志 孔信	顯親侯 竇友
建策侯 吳漢	建功侯 蓋延	宣恩侯 陰就
討姦侯 杜習	折姦侯 燕廣	征羌侯 來歙
破虜侯 須沈	不義侯 蒼頭子密	破羌侯 榆鬼
率衆王 烏倫	率衆侯 其至鞬	

臣天麟按漢世封侯皆以縣邑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食之邑而名之至於功名顯著則有特加美名者西都信武冠軍富民博陸之類是也東漢因之時有美號至於彭寵蒼頭以奴弑主而封之不義侯夫果不義則不應封爵使其功可封則非

可言不義矣光武於是失之

特進侯

高密侯鄧禹以特進奉朝請

固始侯李通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夷安侯鄧康以病免加位特進

賈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竇篤封郾侯進位特進得舉吏

鄧騭封上蔡侯位特進

竇固封顯親侯加位特進

馬廖馬防馬光皆封列侯以特進就第

樊宏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按宏位特進時猶未封侯建武五年始封長羅侯

陰識封陰鄉侯拜執金吾位特進

陰就封新陽侯為少府位特進

梁棠梁雍梁翟梁商俱封列侯位特進

朱雋封錢塘侯加位特進各本傳

後漢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通典

臣天麟按鄧隲傳云隲兄弟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注云在特進及列侯之上此注誤也按百官志云列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

將軍則此所謂特進侯者蓋謂列侯而賜位特進者耳

侍祠侯 猥諸侯

富平侯張奮來朝顯宗以為侍祠侯 張奮傳

鄧禹孫康以侍祠侯為越騎校尉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胏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猥諸侯也 鄧禹傳

小侯

四姓小侯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立學校注云四姓謂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按顏氏家訓謂以小年獲封故曰小侯

鄧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本傳

四姓及梁鄧小侯桓記建和二年賜帛

馬鉅爲常從小侯馬防傳

王主

漢制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

婦人封號

顯宗時東海王彊上疏言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

處臣三女小國侯 之姊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鄧侯之類

安帝永初元年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安帝乳母王聖封野王君 來歷傳

延光元年追尊閻皇后母宗為滎陽君 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畫軿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

順帝爵號阿母宋娥為山陽君 五行志

初順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遂封娥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誠不宜追錄小恩

虧失大典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造生讒賊令阿母躬蹈儉約而與王聖同爵號懼違本操乞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帝卒封之傳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李固對策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今宋阿母雖有大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順帝覽其對即時出阿母還第舍傳

順烈梁皇后母追封開封君五行志

桓帝永興中封鄧皇后母宣爲長安君四年更爲昆

陽君

靈帝封何皇后母興爲舞陽君后紀

建寧二年爵號乳母趙嬈爲平氏君袁紀

梁冀爲大將軍宰宣言冀有周公之功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冀一門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梁冀傳

四夷國

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百官志

位次

列侯封邑小大不同而其位序則與公卿相配按靈
思何后紀注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
亭侯視中二千石蓋中二千石卽九卿秩耳然百官
志云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
惟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
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
奉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而
鄧禹傳注復云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
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是三者前後參錯未
知就正也以紀傳參

戶邑

太子食湯沐邑十縣（班彪傳）

永平十五年明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明德馬后傳）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百官志）

臣天麟按西都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至封戶多寡之目則初無定制特視其功之大小以加之霍光封博陸侯所食才二萬霍去病封冠軍侯所食萬七千七百餘

至後漢梁冀所食至三萬戸視西都爲益廣矣

國租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孝明八王論

肅宗按輿地圖令諸國戸口皆等租八歲各八千萬陳敬王傳

順帝永和六年詔貸王侯國租一歲

漢安二年又貸王侯國租一歲

桓帝延熹四年貸王侯半租

五年損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藏錢還之並紀

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鄧禹孫康襲父爵以太后

戚屬獨三分食一傳

茅土

諸王封者皆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百官志按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朝賀

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百官志

大夫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

北海敬王睦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北海王興傳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

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紀下同
明帝永平二年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
王延東海王政來朝
六年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
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
十一年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
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
肅宗建初七年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
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

五百萬章紀

安帝延光三年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紀

朱暉辟東平王府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驕貴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朱暉傳

奉朝請

鄧隲兄弟俱以列侯奉朝請按漢制列侯在京師無職位皆以奉朝請爲名

鄧晨以西華侯奉朝請並本傳

就國

建武六年始遣列侯就國紀

肅宗性寛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

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illegible]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

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宋意傳

和帝卽位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建初二年章帝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今遣之國

殤帝延平元年淸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並紀

王國官屬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

注曰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爲大傅相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爲補不得自置至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

傅但曰傅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并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本注曰治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醫工長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

祠長本注曰主祠祠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

曰無員百官志

侯國官屬

列侯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

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

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

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

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

行人洗馬門大夫百官志

郵典

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中山簡王傳

自永初以後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濟北惠王傳

東海恭王彊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本傳

東平憲王蒼薨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元和三年東巡狩

幸蒼陵爲陵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

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劒于陵前本傳

東漢會要卷十八

東漢會要卷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一

總敘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

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親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畧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爲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百官志

太傅

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

書事蒙輒省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

錄尚書事 趙熹 鄧彪 張禹 馮石 馮魴 桓焉 趙浚 陳蕃 胡廣

太尉 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卽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爭之世祖卽位爲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書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

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戸曹主民戸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閣主簿錄省衆事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御屬主爲公御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

各典曹文書

錄尚書事牟融　尹睦　徐防　趙熹　朱寵　劉光　龐參　李固　胡廣　周忠　楊彪

在外除拜中平三年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

司徒

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爲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徒置丞相　長史一人

千石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本注曰
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丞相司直居丞相府助督
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十二月詔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

錄尚書事　趙戒　胡廣　王允　淳于嘉　趙溫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每
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
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志注

司空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

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荀綽百官表注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

錄尚書事楊彪

三公雜錄

後漢唯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而無師保董卓盜為太師非漢本制 太尉公主天部太常衞尉光祿勳 司徒

公主人部太僕鴻臚廷尉司空公主地部宗正少府司農而分部九卿蓋多以九卿爲之若天地災變則皆册免自太尉徐防始焉後漢本制災變唯免太尉自徐防爲太尉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

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使虎賁執刃扶之也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拜御史授印綬三遜然後受至安帝時三府任簿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責免公台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自此始迨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通典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illegible]傳

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 朱浮傳

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仲長統傳臺閣謂尚書也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陳忠傳

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 伏后紀

故事三公不與賊盜 何敞傳

三公以災異策免自徐防始 本傳

順帝永建元年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紀

三公尊重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加重問

司隸校尉不察三公 陳允傳詳見刺舉條

獻帝建安十三年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
紀

將軍 自太傅至將軍為五府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階將軍始自秦晉以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

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焉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本注

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

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

法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

大將軍錄尚書事 梁冀 竇武 何進

十日一入平尚書事 梁冀

建威大將軍 景丹　建威將軍 鄧尋

建義大將軍 朱祐　振威將軍 宋登 馬武

彊弩大將軍 陳俊　彊弩將軍 陳俊

虎牙大將軍 蓋延　積弩將軍 馮音 傅俊

征南大將軍 岑彭　積射將軍 焦進

征西大將軍　馮異	征西將軍　耿秉　司馬鈞　馬賢
河西大將軍　竇融	征虜將軍　祭遵
西州大將軍　隗囂	誅虜將軍　劉隆　王霸
横野大將軍　王常	捕虜將軍　馬武
驍騎將軍　劉振　樊崇　劉歆　劉喜	威虜將軍　馮駿
越騎將軍　劉宏	討虜將軍　王霸
復漢將軍　劉暉	破虜將軍　鄧奉　賈復　董卓
輔漢將軍　于康	破姦將軍　侯進
輔威將軍　臧宮	刺姦將軍　祭遵
武威將軍　劉尙	游擊將軍　鄧隆

武鋒將軍 …… 樓船將軍 ……

平狄一作平敵將軍龐萌 朱鮪 孫咸　孟津將軍馮異

赤眉將軍耿訢　都護將軍賈復

中堅將軍杜茂　揚化將軍堅鐔

宣德將軍梁統　忠義將軍陸康

伏波將軍馬援　揚武將軍馬成

漢忠將軍王常 或作漢中誤也　威寇將軍楊茂

度遼將軍明帝已後常置　偏將軍王霸

盪寇將軍周盛見董卓傳　興義將軍楊奉

安集將軍董承

太常自太常至少府爲九卿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比千石本注曰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凡歲時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五丞一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

星氣皆屬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太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三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秘書監 桓紀延熹二年置

校書郎 竇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馬融拜校書郎中

東觀郎 李勝爲東觀郎見李尤傳

五經大夫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見本傳

講郎儒林傳肅宗詔高才主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丞一人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

大序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丞一人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本注曰校長主兵戎盜賊事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時節祭祀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

光祿勳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

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郊祀之事掌三獻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
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
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
直中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
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

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爲東中郎將盧植爲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羽林

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號巖郎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騎丞一人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凡大夫議郎皆掌

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令所使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持節威儀

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

三百石本注曰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歲容嚴恪能賓者為之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灌謁者解見雷義傳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以文屬焉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愼中興但以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戸騎凡三將及羽林令

衞尉

衞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衞士宮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召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

南宮衞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衞士丞一人

北宮衞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衞士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劒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丞各一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卿太尉所部

太僕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丞一人

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廄中諸馬

長樂廄丞一人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廷尉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決詔獄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

六所名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
詔獄

大鴻臚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歸
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以命郡司諸
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正四方來亦
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嗣子及四方夷
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
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諸郎丞一人治禮郎

四十七人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目錄曰右三卿司徒所部

宗正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

丞一人比千石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
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大司農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
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
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
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
帑藏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丞一

八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丞一人（靈帝熹平四年改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於內庭）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及雒陽市長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少府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丞一人比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丞一人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

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大官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或置或否獻帝紀注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屬少府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又百官志注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拔刀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

侍左右從入宮內贊導衆事顧問應對給事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衞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由此始也

獻帝即位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曹侍於殿上本紀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使宦者爲令自是諸內曹令丞悉

以奄人爲之故今並令士人代領之

小黃門六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衞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安

永初元年詔減黃門
鼓吹以補羽林士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丞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

物丞一人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左右
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劒諸
好器物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
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
尚書曹文書衆事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
奏下衆事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

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illegible]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為郎

臣天麟按元帝時蕭望之領尚書事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者應古不近刑人之制方是時宏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邪僻擅權元帝溺於近習不能有所改至成帝建始四年懲恭顯之惡遂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四人分為四曹光武中興稍更其制按晉書職官志云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

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
別留中爲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
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爲
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侍御史十
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
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
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
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

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官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佽飛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故錄本官漢官目錄曰古三卿司空所部

東漢會要卷十九

番禺王國瑞
[illegible]長春校

東漢會要卷二十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二

執金吾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執金吾緹騎輿服導從充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

DS 741 .H72 1879 v.5

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

大長秋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

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
從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
二千石中興大減秩千石以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
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
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

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
黃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
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
丞主中閤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
上亦宦者主中諸宮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是
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

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

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爲號員數秩次如中宮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衞尉僕爲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則省不常置

永樂少府 靈紀許訓永樂宮者靈帝母孝仁皇后所居也

永樂太僕 孝仁皇后紀封諝

長樂五官史 百官志朱瑀

太子少傅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導爲職悉主太子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
左右戶將别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
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衞徼循
太子衞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衞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植桐梓之類例于道側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右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宮門屬衞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衞兵司馬一人千石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衞兵司馬一
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衞兵司馬一
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衞兵司兵胡
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衞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衞兵司馬一
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

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百官志

司隸校尉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通典詳見刺舉條

廷議處九卿上朝處九卿下通典

鮑永爲司隸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强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鮑永子昱復爲司隸

詔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
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
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
子復爲司隸本傳
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常嘆手拊
髀曰若令陽球作司隸此輩敢爾後及拜司隸球
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雒陽賊捕掾皆故壘綬
公府掾孝廉也邀見道側球怒曰雒陽都邑吏當
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鼷鼠當校尉車耶不足汙
鞭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遂

表劾王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榜
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股慄皆雀目鼠步曹節見
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衞尉球叩頭曰願
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
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
朔付獄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責膺膺曰昔仲尼
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
以淹留爲譽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
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沐不

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傳

河南尹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刺史

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孝武帝初置道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

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

凡州所監都爲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百官志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紀

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治所中興所治有定處通典

光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通典

或謂刺史爲外臺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爲九伯之冠上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

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蔡質漢儀見百官志注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皆先下三公

王公選[illegible]皆任用法明察

不復委三府故權歸刺舉之吏通典

和帝初張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撓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章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勑戒其餘令各敬謹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百官志注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通典

列郡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

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
一人議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
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
太守無都試之後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
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
有陵園之守及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
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畧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
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錄功曹及諸曹事其
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
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

書佐幹主文書

郡功曹　鮑永　范式　雷義

決曹掾　黃昌　周燕

賊曹掾

議曹掾　吳良

倉曹掾　戴就

門下掾

郡主簿　周嘉

典郡書佐　百官志司隸校尉條

縣邑道

毎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
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
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
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
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
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
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
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各置諸曹掾史本注
曰諸曹畧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部春夏爲勸農
掾秋冬爲制度掾

縣主簿 繆彤

鄉亭 里魁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

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邊縣有
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

諸郡別置官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
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
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
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
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
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

護烏桓校尉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國

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並百官志

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明帝永平十七年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章帝建初元年罷戊己校尉官和帝永元三年復置西域都

護戊己校尉官安帝永初元年六月置西域都護紀

西域長史班超 王林

西域假司馬班超

西園八校尉

獻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尉袁紹傳

上軍校尉蹇碩 中軍校尉袁紹傳云佐軍校尉

下軍校尉鮑鴻 典軍校尉曹操

助軍左校尉趙融 助軍右校尉馮芳

左校尉夏牟 右校尉淳于瓊

凡八人謂之西園八校統於碩臣天麟按八校尉乃末世創置

故百官
志不載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三

品秩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眞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著秩志

俸祿

百官俸受例建武二十六年增俸如此志例以明也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俸月百斛千石俸月八十斛六百石俸月七十斛比六百石俸月五十斛四百石俸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俸月四十斛三百石俸月四十斛比三百石俸月三十七斛二百石俸月三十斛比二百石俸月二十七斛一百石俸月十六斛斗食俸月十一斛佐史俸月八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

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㪷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爲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稅

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續漢書曰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二十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俸錢穀各半

明帝永平四年賜公卿半俸紀下同

順帝漢安二年減百官俸

桓帝延熹二年九月詔無事之官權絶俸豐年如故

四年七月減公卿以下俸

五年八月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勿與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仲長統昌言曰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饑饉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漢承其弊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仲長

官稱

五府 樊準傳注云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也

四府 趙典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三府 郎顗傳注云三公也承宮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府

二府 虞延傳注云謂太尉司徒也

公府 史稱辟公府之類皆總言諸府也

宰府 董扶傳前後宰府十辟蔡邕傳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三司 呂蓋奏張酺位居三司大言怨望又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

二司 袁紹傳楊彪歷典二司注云謂司徒司空也

二臺侍御史尚書郎也見陳忠傳

三臺袁紹傳注漢官云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三獨坐耿秉傳光武時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臺閣仲長統傳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注云臺閣謂尚書也

宰相東平王蒼拜車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言臣居宰相之位云云

宰士周榮辟司徒府稱宰士

監司左雄傳監司項背相望

州司史弼傳州司不敢彈糾

州將張奐傳云得過州將

郡守也

郡尹第五倫傳

舉將謂舉主也見胡廣傳

州宰左雄傳

考課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卽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百官志

舉能案劇衞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李忠爲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爲天下第一年融爲豐令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上其理狀魯恭爲中牟令螟不犯境河南尹安上書言狀

崔寔爲五原守常爲邊郡最

賈琮爲交阯刺史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祝良爲涼州刺史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傳本一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令司隷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本紀

刺舉 舉謠言

侍御史掌察舉非法見上卷

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見上卷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尺之吏朱浮傳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尤不政理者詳見上條

肅宗卽位馬嚴上封事曰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馬嚴傳

安帝勑四府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按罪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有能incumbent遇人無惠者免官姦穢重

罪收付詔獄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敕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 紀

順帝詔幽并涼州刺史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 紀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以狀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張綱獨埋其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周舉張綱傳

順帝末种暠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留宣等罪惡彰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种暠傳

桓帝詔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

以綴逆爲罪紀

桓帝時冀州盜賊以范滂爲清詔使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其所舉奏悉厭衆議范滂傳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

忘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垂囊捉撮無能淸澄其與申屠嘉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尠矣乎 百官志司徒注

桓帝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范滂爲大將黃瓊所辟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豈以污簡札哉閒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便參實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范滂傳

靈帝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其子弟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遠邊小郡淸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吏民詣闕陳訴詔書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劉陶傳

建武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網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

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爲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道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陳元傳

世官

劉昆少習禮容子軼傳昆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儒林傳

張奮累世台輔 本傳

吳雄三世廷尉爲法名家（郭躬傳）

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儒林傳）

陳忠世典刑法（本傳）

自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累世宰相俱爲東京名族（楊彪傳）

公孫瓚家世二千石（本傳）

蓋勳家世二千石（本傳）

袁紹累世台司（本傳）

久任

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

惰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其旨尊陽驕動日月先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橫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

寧其所失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眞僞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左雄傳

建武十三年馮魴爲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爲太僕

成武孝侯順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召之吏人上書請留

王霸爲上谷太守在上谷二十餘歲

祭肜爲遼東太守在遼東幾三十年

鮑德爲河南太守在職九年

衛颯爲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内清理

許荊爲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傳

黃瓊處議郎且十年李固傳

吳祐在膠東九年

行領試守假比秩爲真

靈壽侯邳彤行大司空事傳

驃騎將軍行大司空事劉隆紀

衛尉趙熹行太尉事明紀

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和紀

行度遼將軍事來苗南匈奴傳

行度遼將軍朱徽和紀

馬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眞本傳

行車騎將軍馬防西羌傳

行征西將軍司馬鈞龐參傳

韋彪行司徒事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伏湛爲司直行大司徒事

銚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

馮魴行衞尉事

班固行中郎將事並本

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 傳

陳俊爲瑯琊太守領將軍如故

王丹領左馮翊

蓋勳領漢陽太守 並本傳

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羡欒巴張綱周栩劉班 順紀

馮異守征虜將軍

王允守尚書令

欒巴守光祿大夫 並本傳

呂种守沅陵長 宋弱傳

西域假司馬班超 章紀

永平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真

李固對策曰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續漢志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鄧遵以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真將軍匈奴傳注云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爲正將軍也

袁夢麒曰凡官吏有試守之法平紀令吏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迺爲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如真按順帝時李固言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便拜真雖小失而漸褒舊章先

聖法虞所宜堅守政教一跡百年不復以是而推
漢世官吏初除必多試守者矣又按趙廣漢守京
兆尹滿歲爲真尹翁歸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韓延
壽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張敞守太原滿歲爲
真此類甚衆諸云滿歲者與如淳試守一歲之說
大約相應唐世除吏尚循此制裴度自司勳郎中
知制誥爲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其制曰臺郎滿歲
班列當遷編閣之職不宜真授又韓愈權知國子
博士三歲爲真其所謂滿歲三歲雖各有其制然
大率皆漢制也通典載貞觀令云散官以職事高

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官階相等無行無守而本
朝元豐中更定官制詔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
品高下爲法凡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
二品爲試此皆放漢制以增之耳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四

集議

凡國有大造大疑大尉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百官志

議典禮

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下有司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舂陵節侯四親

廟於章陵太守令長侍祠時議有異者上可涉等議詳見祭祀志及純傳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詳見褒傳

和帝西祠園陵詔大將軍竇憲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韓稜傳

安帝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竊見永平初梁松言

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

議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

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

僉曰宜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宗廟與皇帝

交獻 袁宏傳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

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

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

劉愷獨議曰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風俗太后從之

劉愷傳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陳忠因此上言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云云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等議陳忠傳

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羣臣議曰咸以爲宜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何以令於天下郃即上疏陳之太后由此以安周舉

永和元年以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司隸周舉獨對曰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八人同舉議帝從之同上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詔下公卿周舉議曰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秩爲子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同上

元嘉元年桓帝欲襃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隷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賞賚宜比周公黃瓊獨建議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朝廷從之黃瓊傳

熹平元年將葬竇太后常侍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忠曰議當時定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帝曰竇氏雖為不道

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者乃定陳球傳

議策立

質帝崩大將軍梁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多有過差淸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卽皇帝位是爲桓帝李固傳

董卓爲司空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卓大怒罷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卓傳

議歷

安帝延光二年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太初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祉等四十八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易

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云云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歷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元年馮光陳晃言歷元不正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云云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勿治罪

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

西向戶曹令史當坐中布陳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案此可見東都集議之制

熹平以後宗紺孫誠及張恂宗整言月食事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等於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耽以說等議奏聞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欺謾詔書報各以二月奉贖罪並歷志

議都邑

董卓秉政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坐宛退而後議之二日者詣公當各言以字恆光武

[illegible]者以隱滯大美自宗嵩宜多有選動時人憚卓
暴怒琬必及害琬竟坐免黃琬傳

議食貨

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有侵刻百姓置之不便帝乃止劉般傳

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又言官自鬻鹽及復均輸法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朱暉傳

肅宗議復鹽鐵官鄭衆以爲不可鄭衆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帝竟不鑄錢劉陶傳

議選舉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選舉悉非功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二千石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韋彪傳

議刑法

建武二年三月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其與中二千石中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紀

十二年梁統上疏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帝王急務不宜開可梁統傳

永平中竇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郭躬以明法律召之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從躬議郭躬傳

章帝建初七年三月詔曰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紀

司隸校尉晏稱劾奏太尉張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公作色大言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 張酺傳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追駁之掾正典

刑駁議三十篇 應劭

安帝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是時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劉愷傳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末世陵遲風化壞亂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孔融傳

議邊事

建武中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

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曰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帝從國議遂立比爲南單于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可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帝從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以爲不可班固議曰漢興已來兵纏夷狄綏御不一建武之世修復舊典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廷爭連日異同紛回臣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爲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
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云云肅宗
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
校書郎班固難倫以施行既久先帝所建不宜回異
終復上書帝從之楊終傳
元和三年南單于與北單于戰斬獲而還武威太守
孟雲言北單于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
謂漢欺之宜還所掠生口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
宏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大僕袁安以
爲當與之宏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

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宏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少加屈下尙何足病其各冠履袁安傳

和帝時竇憲欲立降王阿佟爲北單于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以爲不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復上疏云云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毁詆安安終不移同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

[illegible]
同虞詡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虞詡傳

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發兵出塞擊鮮卑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帝不從鮮卑傳

中平二年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

都薄矣遂從燮議亦不罪烈靈帝紀

侍講紀學

趙興拜議郎侍講禁內本傳

桓郁復入侍講本傳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張酺傳

桓彬爲議郎侍講禁中

黃瓊爲太常以選入侍講禁中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勸講並傳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楊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後帝徙南宮得賜前侍講主簿乃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

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楊賜傳

馬嚴拜御史中丞勸學省中馬嚴傳

上計

郡國歲盡遣吏上計百官志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衆郡奉計明紀永平二年詔

和帝永元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本紀按東都之制郡國遣吏上計其計吏即補郎官如王逸趙臺之類是也中間罷之至是始復而紀注乃引武帝令郡國舉孝廉與計偕其事不相類是注誤也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

自此終桓帝世無留拜者楊秉傳

臣天麟按武帝每因封禪泰山卽受計於甘泉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嚴助傳云助守會稽願奉三年計最如湻謂舊法當使丞奉計今助躬自願入奉也至百官志則第言遣吏上計而所遣計吏遂補郎官蓋與西都遣丞奉計已不同矣西都天子親受計而所謂計帳則計相上之張蒼傳東京但使司徒受計吏至於長揖不拜趙壹傳則其制浸以輕矣

給事中

永平中鄭衆以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

馬復留給事中本傳

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宋宏傳

臣天麟按漢世給事中必用儒學之臣此意甚美後世雖以名官而其職乃在外庭非復東都之本意也

待詔

魯恭待詔公車本傳

待詔馬援寇恂傳

世祖卽位召桓譚待詔本傳

圖功臣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功臣封爵見封臣功條下

靈帝思胡廣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頌見本傳注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
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合
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
幷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幷省四百
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
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九年省關都尉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一年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幷幷
州
十三年四月罷左右將軍官

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靑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致當作置

十八年置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爲太尉

明帝永平十二年罷益州西部都縣並紀

官數

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内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内外諸色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

都計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

其鄉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通典

東漢會要卷二十二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五

奉使外國

建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匈奴傳

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遣中郎將劉襄報命光武紀

二十二年單于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匈奴傳下同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

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三十一年單于比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

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聘

和帝永元二年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

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遣大

按行災害

和帝永元六年二月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重害不能自存者

十六年兗豫徐冀雨多傷稼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

安帝卽位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

永初二年二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

州稟貸流民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二千賜今年田租
延光三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
順天永建三年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四年五月大水八月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
永和四年大原郡旱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
建康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

[illegible]
民壓死者甚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
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
桓帝建和元年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
賑給
元嘉元年京師疾疫遣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並紀
永壽中第五種以司徒掾淸詔使冀州廉察災害三公府有淸詔員以承詔使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
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本傳
延熹九年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遣三府掾賑禀

之紀

班宣風化

肅宗朝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本傳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李郃傳

雷義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雷義傳

順帝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

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
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
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
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
天下號曰八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八使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
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
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

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紀及張綱傳

戒官吏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止而詐起巧法析

[illegible]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殤帝延平元年七月勅司隷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紀

旌節義

王莽居攝譙元變易姓名歸家隱遁公孫述聘之不肯起賜以毒藥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述聽許之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光武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元家錢獨行傳

李業以王莽居攝稱疾去官遂隱藏山谷公孫述召之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賜之以藥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士

劉茂爲沮陽令王莽簒位棄官避世宏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舉爲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

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明年詔書求天
下義士福言茂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詔書即召茂拜
議郎劉茂傳

元初中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兵馬
掾嚴授前戰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
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
蔽虜幷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
除子一人爲郎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船追之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願

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士

温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刼序曰受國重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叱宇等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污土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賜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本傳

臣天麟按漢自王莽專權終於簒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如龔勝譙元郭欽蔣詡之儔皆榮華卻堅

[illegible]

相慕襲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弓旌玉帛之招相望於巖穴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肯屈上之所以表厲廉隅者如此故風俗烝烝俱以節義相高至顯宗時劉平王望劉曠王扶俱以修身行義而蒙聘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皆所以扶持世教欲使之愈久而不渝者也無何安順以降戚宦擅權賢人君子抱負奇蘊而不得施用於世於是始有疾惡太甚如李固杜喬陳蕃竇武之倫出焉世率謂黨錮

之禍生於節義之過激則節義之隆亦豈盛世之美事哉吁節義何負於人之國抑在乎上之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使東都之君誠能進用正人斥遠近習使君子得行其道以興太平之功則節義之風方且足以勵人心而壽國脈又焉有黨錮之禍乎論至於此則知東漢之亡非節義之過也不能扶持節義者之過也吁

外戚貴盛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

執王氏之牛耳 明紀注

明德馬皇后正位中宮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爲虎賁郎中防光爲黃門郎訖明帝不易官 袁紀

章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曰昔王氏五侯一日俱封黃霧四塞先帝防謹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上乃止 后紀

章帝建初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竇憲兄弟親幸並侍宮省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

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貴戚莫敢犯法今貴主尚見枉奪何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憲征匈奴有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行素高亦未有以害之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圖爲逆帝陰知其謀遂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

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封爲冠軍侯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而選嚴能相督察之迫令自殺本傳

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遜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崩鄧皇后迎立殤帝生始百日殤帝崩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立清河王子祜是爲安帝太后臨朝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徙封騭爲

羅侯不食而死后紀及鄧隲傳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事以閻皇后兄弟
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
江京李閏樊豐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
爲侈虐司徒楊震尚書翟酺諫皆不省三年王聖江
京樊豐等與閻后妄造虛無譖讒太子廢皇太子保
爲濟陰王四年安帝崩閻太后臨朝貪立幼年與閻
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爲嗣十月北鄉侯薨顯
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西鍾下

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耀景並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初和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為己子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悟乃追尊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冠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陽嘉元年立大將軍商女梁貴人為皇后六年商薨以冀為大將軍弟不疑為河南尹奉使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貪叨縱恣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時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建康元年順帝崩冲帝即位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冲帝崩冀與太后定策禁中立質帝年八歲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爲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得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爲桓帝太后猶臨朝政冀因誣李固杜喬罪皆死獄中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陳授因日食論冀冀殺之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

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卽日皆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三府用封單超等五人爲列侯世謂之五侯

臣天麟按漢自成帝委政外家而王氏卒移漢鼎光武顯宗深鑒前事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

豪貴戚莫敢犯法章帝欲封爵諸舅而馬太后猶以王氏一日五侯黃霧四塞爲言至再三有請然後封之當時抑損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似爲得矣然竇憲憑恃宮闈之勢橫奪主田帝雖比之指鹿爲馬而終不能繩其罪故外戚强盛自兹以始及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憲始內幹機密出宣詔命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生不軌之謀皆章帝有以啟之也其後閻顯專廢立之權梁冀與行弒逆之事專擅國柄威震中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雖其終不免於赤族之誅而漢之元氣亦索矣故

嘗謂東京外戚擅權往往多見於母后臨朝之日貪立幼主自爲固位之計及其敗也又必藉宦官以行誅討以暴易暴國家何利焉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番禺黎永椿校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衆爲鄛鄉侯衆與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閏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譖廢太子保爲濟陰王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即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擅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閻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

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
爲順帝封孫程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陽嘉二年夏
六月洛陽宣德亭地坼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
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
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竊
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
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
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
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爲第一宦者疾之詐

爲飛章以陷其罪固棄官歸

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永興中朱穆爲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檄謁穆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人赦之秘府冢數金否手何言不自殺炊食及各
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
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
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
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愚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
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
進諫復口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
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
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
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

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小黃門史唐衡左悺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覇曰李雲野澤愚儒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覇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十月以單超爲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

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帝頗採其言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通鑑考異云太子賢注漢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爲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乘牛車而從列騎皆兒

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民不堪命多爲盜賊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秉因奏曰侯覽兄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士劉普等貶爲關内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

省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宛有富賈張汎者陳蕃傳作張氾謝承漢書作張子集通鑑考異從岑晊傳與後宮有親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

宅籍沒貲財具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肢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小黃門趙津大滑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瓆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熒惑聖聽遂使必加

刑訊已爲道長淺令佐壓乃平省赴黃浮考公不擾

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

云云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

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竊見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

守成瑨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今黃門常侍

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

書上卽召入詔尚書問狀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瑨瓆

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

靈帝建寧元年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
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
室召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
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
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
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
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
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

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
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
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
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
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
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
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
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
后猶豫未忍故事不久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
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

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

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八唶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劒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共刼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絶復道使

鄭颯等持節乃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
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
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
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
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
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
蕃相迕適聞其言而責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
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
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
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拔劒

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曰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召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

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尚書魏明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衞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十一人爲關内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内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

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
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
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
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
隸頻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頻及中常
侍淳于登袁赦封易等罪惡辛巳悉收甫頻等送洛
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
刑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
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

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流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書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

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見帝叩頭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鎭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

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尙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璜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寅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中平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

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言黑山賊攻刼郡縣因以起兵會帝欲北狩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刼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華歆陶邱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

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勑芬罷兵俄而召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靈帝崩皇子辨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諸宦官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召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爲

尚書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
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
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
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
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
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
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
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
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驃
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太后聞之以告何進五月進

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歸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也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

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
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
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紹等又爲
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師以
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使當速
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爲亂階耳
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
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

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不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南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

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
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
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
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
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
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邵遂前質
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
曰交怨以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
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
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

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還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

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
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
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
讓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
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
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
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
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
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

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
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
宮閤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
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欲以脅出讓等
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
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
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
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
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仇乎
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
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宮門勒兵捕諸
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
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
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
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
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

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劒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何進傳

范氏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幾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

合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忠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氓黎競恣奢欲陷害名賢專植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雖袁紹襲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
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昬弱魏武因之遂遷龜
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seal stamps]

DS
748
.H82
1879
v.6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七

黨錮始末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植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

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
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
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
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
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結交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求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直正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

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羅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

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傳序

延熹九年時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

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陳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庭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李膺等傳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

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稷禼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植饕餮外內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

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
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
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
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
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
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
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
道而汙穢朝庭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大長

秋曹節因此諷有司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

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
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
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
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
杜齊名死亦何恨旣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
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
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者又六七百人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黨錮傳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其後黃巾賊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上

范氏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效已憖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

執珪解草木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恩賜

棨戟 杜詩傳又郭躬傳云漢制棨戟即爲斧鉞

駁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馮石

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卓茂

冠幘履韤衣一襲 魯丕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荆州刺史郭賀

虎賁旄頭鍾虡之樂東海王彊

秘書列仙圖遊術秘方東平王蒼

劒帶佩刀虞廷

乘輿七尺佩劒馮異

肅宗賜尚書寶劒韓稜楚龍淵　壽屬漢文陳寵濟

南椎成韓稜傳

御衣及綬禀食公車丁鴻

明帝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鍾離

桓帝賜梁冀入廟不趨劒履上殿贊謁不名

臘賜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已上漢官舊儀見何敞傳注

常賜

錢帛　衣服　衣冠　安車　什器

帷帳　養牛酒　羊酒

休沐

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五日一歸府

竇氏敗韓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韓稜傳

致仕

尚書鄭均以病乞骨骸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太尉鄧彪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司馬均爲侍中以老病乞身和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賈逵

劉愷爲司徒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
十萬以二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鬻官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
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綺營士
各有差紀下同

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綺營士五
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

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 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六年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羊續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

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日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出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公卿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崔烈傳

劉陶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

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本傳

卹典 贈官

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耿秉卒賜以朱棺玉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祭遵薨祠以太牢司農給費

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旂紀

梁竦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陵冢

梁商薨帝親臨喪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及葬賜輕車介士

太傅胡廣薨五官中郎將持節奉使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並本傳

司空袁逢卒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奉策賜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袁逢傳

太尉袁湯薨追贈特進袁宏傳
司空楊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蘭臺令史十八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
蓋勳卒賜東園秘器賵襚送之如禮並本傳
袁夢麒曰漢自公薨或追爵或賜謚或贈之印綬以示褒寵之恩未有以官追贈者至於印綬亦不過卿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焉翟方進薨賜以丞相

高陵侯印綬孔光薨贈以丞相博山侯印綬此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羊續傳）皆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而已世祖中興鮮以印綬褒寵功臣獨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追頌遵功德贈以將軍侯印綬亦不過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無加於舊典也逮桓靈之世劉寬以太尉薨袁逢以司空薨皆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以至朱穆卒以尚書而追贈益州太守悉非先朝舊典至於後世大臣有加贈之恩蓋出諸此

官制雜錄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來乃悉用宦者朱穆傳

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伏湛傳

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鄭弘奏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傳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楊秉傳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馮緄傳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李固傳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召不得妄到京師蘇不韋傳

[illegible]故子歸[illegible]省中語[illegible]免儆[illegible]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 紀作錢帛

元和元年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 袁紀

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順帝即除之 袁紀按雄傳鞭杖作撞撲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烝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

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卽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

素隱者各一人
沖帝卽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
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並紀

博士弟子 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做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

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十人本紀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掌故東京因仍舊制今更增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

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紀

孝廉 廉吏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以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上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

詔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
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
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
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
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
廉吏紀並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尚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必非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劃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剡異異之則

孰先其便同之賢主言已行即恩以爲可當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左雄等傳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徐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黃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黃瓊傳

桓帝卽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切而所在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紀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廉孝李固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
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
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又失設科
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
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以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紀下同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

士各一人崔實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臣天麟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湻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謝弼傳

敦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紀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淳朴仁厚之士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黃琬傳

光祿舉四行吳祐傳四行敦厚質朴謙讓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

大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漢官目錄見百官志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本傳按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紀

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遺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義異焉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

十萬三人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
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
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
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
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並紀

計偕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所舉之人令與計吏偕上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明
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
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各五人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刻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効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畧者詣公車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紀下同

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曾丕曾丕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紀案吳會云此郎累舉推恩之始

試尚書

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尚書翟酺

試博士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志

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爲第一傳

張元舉孝廉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爲博士傳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紀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本傳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建武七年朱浮上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

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浮傳

童子

熹平中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本傳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

黃琬以公孫爲童子郎

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

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 左雄傳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杜根傳

黃香年十二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郎

任子 公孫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本紀

以父任為郎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黄瓊　袁敞

黄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郎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州縣楊秉傳

何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

宋 徐天麟 撰

選舉下

公府選舉

舉能案劇 衛颯傳建武二年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 百官志注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

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紀永元五年注又作建初八年詔未知孰是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掾屬高弟能惠利牧養者

人紀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陳忠傳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敘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二年郎顗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

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郞顗傳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汚免袁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郞時皆特拜不復選

議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補署可歸有司帝感其
言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李固
傳
桓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
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幸甚
傳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
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刻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
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

之責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宦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失三互自生留闕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邕傳
趙戩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王允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

[illegible]云志

梁商爲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袁紀

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傳

永建三年太尉桓焉以辟召非其人免袁紀按本傳云辟召禁錮者爲吏

臣天麟按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

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爲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百官志）

臣天麟按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爲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

[illegible]
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爲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爲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絶儁偉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子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但補卒吏則知漢世仕進之路太抵如此嗚呼安得以三代選舉之法而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郡吏補歲滿一更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紀按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偕則其事不類矣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楊秉上言宜絶橫拜自此終桓帝世無復留拜者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

百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醞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

山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
起以壽終
周黨勑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爲議郎以病去
職復被召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
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
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
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
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

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
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
到周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召
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光武即位以物色訪
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
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傳

法眞博通圖典爲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聘眞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玄纁禮備因辭廢疾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綸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

[illegible]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

上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官吏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召錯等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爲博士至延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召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能屈而敬其名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

[illegible]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黃瓊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讓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

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云云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聘之並不至徐穉傳

帝又召安楊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桓傳

韓康遯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道逃遁本傳

楊喬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

煥歸大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
復詔京兆尹重以禮勉勸著遂不就家拜著東海相
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楊彪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召並謝病不
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
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
宏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
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

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宏時務也及聘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方術傳上

臣天麟按世祖鑒高帝嫚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卓茂於密令而加諸三公之位由是嵌巖之彥始以廉隅自厲而風俗師師競以節義相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

王臣王旅之後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
激懦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
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
有尊賢重道之實意而玄纁安車之聘亦不絕於
郡國然其間往往實不足以副名才不足以康世
史謂方召樊英楊厚待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無
亦聘召太濫而拘儒俗士俱得以蒙邱園之賁李
固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殆亦有由然則人主寤
寐英傑固不可不搜抉幽隱而亦不可泛及於常
流使弓旌玉帛之所招必皆抱道隱德之士然後

足以為世所貴而終南嵩少不至為仕途捷徑矣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郎中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

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匈匈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有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邕傳

選舉雜錄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縣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

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尙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

祀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旅朝之
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
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
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
龎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
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
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暘李膺彌逢兗闞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
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
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
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
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
心力之爲乎左雄傳論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
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
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
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紀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
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
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
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人持心近薄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具所以磨之故也士宜
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
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
元和三年上問鄭弘欲止令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

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帝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勑有司使得人耳上善其言袁傳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日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日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才任御史四日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白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各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

無糾察今新嘗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紀

鄧太后臨朝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廊廟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譊譊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樊準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

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
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情覈高
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
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
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

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
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
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
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
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
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邕傳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上

戶口

漢興至於孝平戶口極盛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

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八墾田亦多軍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卽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刼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陜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帝王世紀見郡國志）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覆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爲本乎郡國志注

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載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戸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戸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戸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戸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戸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

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郡國志注

列郡戶口數並見郡國志今不詳錄

雜錄

建武十五年詔下諸郡檢覈戶口年紀紀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故吏稱其官民安其
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紀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
三歲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
歲者爲令紀
三年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
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
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紀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賊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亦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寇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本傳

鄉三老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官志賜三老爵見賜爵類

鄉亭長

鄉置有秩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賊百官志

民伍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長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百官志

孝悌力田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注云云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紀下同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餘見賜爵類

勸農桑

明帝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免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

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灾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
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
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
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
蠶桑民貧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
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
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减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
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種亦通
爲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
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劉般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

元和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糧餉並紀

假民田苑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紀下同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

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
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
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
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地
力勿令游手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甲戌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
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令官有
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十五年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三年三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民

賜民爵 賜粟帛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

紀下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
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卽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
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
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
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

悌力田人三級民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
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郎從官以下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
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竇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
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
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
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
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
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
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
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一級鰥寡
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爵父後及
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
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
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
人三斛貞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
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
人二疋

三年鳳凰集賜男子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帛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存者

粟人五斛

永和三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人帛三疋

獻帝建安元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中

賜酺

明帝永平十五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元和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賜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疋城外三人共一疋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酺五日庚辰賜京師酺並紀

臣天麟按周禮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先儒謂族

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也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亦令天下大酺漢時有賜酺之恩蓋本於此蓋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使得合聚飲食酺之爲言布也言王者布德於天下也

復除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母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

實慚之何言謝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傜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傜役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吏掾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並紀

臣天麟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産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郡所復不過濟陽甯頓元氏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崇孝行

孝經師主監試 百官志屬司隷校尉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 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傳序
薛包以至孝聞建光中公車特召包稱疾不起有詔
賜告歸加禮如毛義上
江革母老自輓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
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
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有如不幸祠以中牢本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
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

孝經選吏舉孝廉蓋以孝為務本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

鄧太后增邑五千戶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順

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

哀毀者東平孝王敞兄弟孝行有增戶之封今增臻

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啟土宇以酬厥德東海恭王傳

戒奢侈

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
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
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
纖靡而不復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
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
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東京賦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
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
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
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

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紀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

衣至奴婢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紀

王符著潛夫論指訐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

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禦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
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
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不知爲巫所欺誤反恨事神
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
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
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
巧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皆所宜禁也昔
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
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

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輧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迺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制 王符傳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紀

建武二年秋九月關中饑民相食同

五年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踴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篤癃及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三斛理寃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
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長吏各絜齊禱請冀蒙
嘉霔
章帝卽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兖豫
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
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
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
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
容姦妄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

罷人以沴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
宏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
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
理冤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
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
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
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藁有不滿者以實
除之

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二月庚申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八年四月詔賑貧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内陳留蝗

九月京師蝗詔百寮師尹冤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
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
更勿槀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
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
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
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
食閏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

大小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二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業農桑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藁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十四年四月庚辰詔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

皆令人田稍多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

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巳詔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藳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藳皆勿收責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

東漢會要卷三十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下

荒政下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其減大官導官尚方內府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七月勅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覈所傷爲除田租芻藁

安帝卽位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二年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

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稟東
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飢故詔以三輔
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稾稟
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稟九江貧民
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
滿者以實除之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
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
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三司既不奏聞又無舉正欺罔罪大方今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災疫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者年七歲以上人錢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

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領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斂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賦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

陽嘉元年二月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勑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絕稟冀州尤貧民勿收田租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

須得霔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
桓帝建和元年詔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絶

安慰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日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迺償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

千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人錢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

食貨八三斛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宏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一斛穀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恤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請

省閣謝奏收侯汝考實詔曰未忍致汝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並紀

奴婢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紀下同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
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
未報一切免爲庶人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
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
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
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

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

禁厚葬

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紀下同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喪貴致哀禮在寧儉今百姓送終之禮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上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豈祖考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國

安帝元初元年禁[illegible]厚葬

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王符潛夫論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

洛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迺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迺可僭侈過天道乎王符傳

永元十六年司徒張酺薨酺病困勅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爲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袁宏紀

趙咨遺書勑其子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頹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

單於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華夏之士爭相陵尚并棺合槨以爲耆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王孫祼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遺於速變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也之哉

范冉一作臨終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

後之俗生既不得自[illegible]

便斂斂以時服衣足散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足令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並本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纒以纊綿牢以釘密吾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本傳

臣天麟按竭貲用以奉窀穸西都雖未設禁然觀貢禹言於元帝曰眾庶埋葬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過自上生楊王孫報鄭侯書亦曰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由此觀之則末俗浮侈自西京已濫觴矣中興以後蔑禮違制日以甚故自建武永平詔書數下明立禁防而王符著論深譏當世生不極養死迺崇喪往往貴戚豪右莫能易華返質獨高人達識不爲流俗之所遷染如楊震鄭玄王堂鄭元輩皆遺令葬薄以矯愚俗周盤勑其子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示不忘聖道趙

速朽不聽子孫改之噫若數子者其特立獨行不展轉於流俗者歟

瘞遺骸

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紀下同

質帝卽位以兵設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令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䘏以慰孤魂

本初元年二月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屆節掩骼埋胔之時其徵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

永壽元年洛水溢鴻德苑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

終

東漢會要卷三十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

DS
748
H92
1879
v.7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觔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迺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幷度廬屋里落民

遮道啼呼或傷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迺實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汲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劉隆傳及光武紀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踡踏無所容詐彭述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傳

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内豐給傳

仲長統昌言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雖由

禁網踈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并去末作以一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㪷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遑三年校計寵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

兼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迺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傳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强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

貧富强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
哀帝時迺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
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
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
衆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
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
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
數占田爲之正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
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
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

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
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
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
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
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
二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

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並郡國志注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令布帛為租則吏多姦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畝十錢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陸

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算賦

漢法常以八月算人見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八百二十爲一算高祖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故兩漢率用八月算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從朔方者復口算紀下同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從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

安帝元初四年除三年逋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瑯邪更算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紀下同

安帝元初六年會歲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有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任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 明帝紀注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六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十四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二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

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志

明帝即位赦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桓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並紀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

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
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
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
十稅一如舊制 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
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
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
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

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以林等言爲然　朱暉傳

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一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　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

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

億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八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

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

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

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詣價然後得去其守淸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
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淸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
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
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卽吞藥
自殺書奏帝爲暫絶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
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
復藏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張讓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
名爲導行費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爲之導引也呂强上

政謂臣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
私而令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敝書奏不省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
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
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
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
有聚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

法哉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
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
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
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
迺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巧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
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機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

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
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
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
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
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
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當今地廣而不
得耕民庶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
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
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

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帝竟不

鑄錢 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宦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理文章不便人用 董卓傳

鹽鐵一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

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官志一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紀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傳

和帝即位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遠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宏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紀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紀

禁沽酒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紀下同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蔓饑饉薦臻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罷貢獻

建武十三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迺

[illegible]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

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

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循吏序

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輙擾人吏以爲市樊儵臨終

奏乞罷之明帝從之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

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迺上書陳

狀和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臣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本紀袁紀作漢陽都尉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上兵

光武中興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男秀隆準日角宛人李守好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議歸舂陵舉兵凡得子弟七八千人從新市平林兵

與共攻宛漢兵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縯患之會下江兵至縯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諸郡齊心銳氣益壯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圍宛舂陵戴侯曾孫立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郾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

陽秀發兵促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斬首數十級
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
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
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更始殺
劉縯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
從宣平城門入己酉城中少年趨讙並和呼曰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殿旋席
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
羣臣扶莽之漸臺餔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

解繇分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首詣宛梟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邯鄲卜者王郎自立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嚮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移檄邊郡共擊郎邯鄲郡縣還復嚮應四月進攻邯鄲連戰破之王覇追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耿弇說曰王郎雖破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復劉氏今更始爲天子而諸侯擅命虜掠自

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
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招始貳於更始是時諸
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降之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
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
將且出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
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
志耳今大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
思語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會儒生

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爲淮南王

臣天麟竊嘗謂先漢之開基以父老苦秦苛法之久東都之再造以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孝文寛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未泯而莽乃竊窺漢鼎盜有神器三輔豪傑既共起而亡之矣當是之時如王郎彭寵盧芳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輙數郡響應皆何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彼皆以存劉

更始盆子難以宗室為衆所立然皆昏庸無知失身盜賊故卒以無成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王自有眞宜其身濟大業時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始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徐間恐其衆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關兩道

俱入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
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
俱會弘農更始兵敗赤眉衆遂大集西向帝城以名
爲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
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
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
赤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封爲長沙王更始請降
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道庭中將殺之劉恭謝
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
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

皆統于頎（本紀 并傳）

郡國兵（突騎　奔命　積射）

光武擊中山所過發奔命兵（本紀注云舊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遣吳漢擊諸賊北發十郡兵（紀又吳漢傳云發十郡突騎）

吳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張純將穎州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百官志）

七年二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紀

光武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尚均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中山王焉上疏辭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皆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

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
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祭肜吳棠將河東北
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來苗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
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 竇固傳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 本傳
永元六年發八郡迹射征叛胡 紀
鄧晨將積射士三千人擊賊 積與迹同
劉尚將三輔積射討西羌 西羌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 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發庫兵擊之楊出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擊之梁慬傳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紀下同

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

四年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建光元年初置漢陽屯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

輕兵擊隆軍大破之三年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彭寵妻數爲惡夢卜筮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床斬寵及妻頭詣闕帝封子密不義侯

光武平齊

更始元年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

城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
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永破之三年永立董
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蓋延圍睢陽百日劉
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
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四年
上遣馬武王覇圍劉紆周建於垂惠五年蘇茂將兵
救建馬武爲茂建所敗龐萌反與董憲連和上詔耿
弇進討張步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
蘭陵[illegible]乃自將輕兵晨夜馳走赴龐萌等勒

[illegible]戰二十日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
霸等皆至帝迺率衆進攻桃城四面攻憲三日大破
之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
費邑軍歷下又令屯祝阿鍾城弇渡河先擊祝阿拔
之進攻巨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兵二
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二城
之間先攻臨菑拔之入據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二十
萬乃攻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
等鋒交迺自引精兵橫突步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
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入據其城收得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召囂囂至長安後復逃歸天水招集其衆與修舊業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建武元年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盡有益州之地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援曰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尊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公孫述聚兵十萬人數遣將間出囂與馮異合勢兵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說融與隴蜀合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它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均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因授融爲涼州牧時

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六年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休諸將於洛陽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於惑衆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棧閣絶敗須其惡孰乃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四月上幸長安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隗囂遂發兵反

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乘其不意卒擊
巡軍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恐
畔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
立囂為朔寧王遣兵為之援勢八年來歙將二千餘
人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自悉其衆數萬人圍略
陽公孫述遣將助之累月不能下閏四月帝自將征
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
之援因言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
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明旦遂進軍數道上隴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相見偶無他也若欲遂爲黠者亦自任也囂約不降
於是誅其子恂囂窮困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
子純爲王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
爲之副八月歙卒馮異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
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年岑彭吳漢劉
隆代蜀募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夏來歙與蓋延等克下辨蜀人大懼使刺
客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
月次長安彭進拔武陽勢若風雨蜀地震駭臧宮擊
延岑大破之其衆悉降十月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

岑彭吳漢自夷陵泝江而上伐公孫述進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岑岑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刺述洞胸墮馬其夜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族延岑[illegible]詔賞蜀人朝吳漢自蜀振旅而還終

宋 徐天麟 撰

兵中

宿衛

光祿勳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戸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戸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

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掌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

植爲北中郎將曹植爲南中郎將　羽林郎本注曰

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

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

下室中故號巖郎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　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並百官志

衛士

都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掌劒戟士徼循宮並百官志

饗遣故衛士儀見禮類

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爲表裏百官志注

金吾緹騎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志

北軍五營

北軍中候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長水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並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衞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

百官志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百官志

黎陽雍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竇憲傳注漢官儀云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本紀注曰扶風都尉居雍縣虎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百官志按和帝時竇憲已發雍營騎士而紀云初置志云復置豈中間罷之耶當考

順帝永建元年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傳云佐軍鮑鴻爲下軍校尉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夏

封爲吳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劉盆子
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命降者日千數三輔苦
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
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葬之
於霸陵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
室市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
奉守焉赤眉引兵欲西隗囂遣楊廣擊破之乃復還
發掘諸陵鄧禹遣兵擊之反爲所破赤眉復入長安

禹兵敗走帝遣馮異代禹討之異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召鄧禹還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復妄進兵三輔大饑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三年正月鄧禹率鄧宏等共攻赤眉大爲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賊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卒起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兵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

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萬餘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强服也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光武平漁陽

更始二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

漢爲安樂令二年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絶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帝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强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跡收士心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召寵寵妻勸無行遂發兵反自將

永和三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甬道塢三百所置屯兵順帝遣燉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八配班勇擊焉耆王注謂金城燉煌張掖酒泉

桓帝延熹三年趙彥言賊屯在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討之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之類也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盧植傳

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紀下同

九年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

十六年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為人妻勿與俱謀反大

[illegible]

十七年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

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桓帝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並紀

徙民實邊

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本紀及吳漢傳劉歆

明帝即位詔邊人遭亂爲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
切遣還邊恣其所樂 紀

賈琮爲朔方太守舊内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琮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 傳

命將

建武四年拜馬成揚武將軍發兵繫李憲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馬成傳注共工氏之子好遠遊故祀以爲祖也

建初八年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傳

橋元爲度遼將軍假黃鉞本傳

持節爲將皇甫規傳

兵法

乏軍興肅宗紀注云軍興而致缺乏當死刑也

逗留鄧禹子鴻出塞追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畏懦祭彤伐匈奴坐逗留畏懦下獄免

沮敗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見鮮卑傳

兵器

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百官志下同

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

兵符

建武之初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杜詩傳

安帝遣竇固擊西域詔耿秉等皆去符傳以屬固傳

馬政

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廄令一人主乘輿及廄中諸馬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百官志

馬援好騎射善别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

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羇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

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馬援傳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髁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腹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鞒音居奇反劉攽曰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一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正月甲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二百萬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並本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兵下

屯田

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傳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傳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 傳

夏李通破公孫述於西域還屯田順陽十二月詔曰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 紀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 傳

建武中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百官志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匈奴傳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兵 紀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二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已校尉 西域傳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轉之役上迺拜鳳為金

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
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
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迺罷西羌傳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
上上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
利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
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
羣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
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

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西羌傳

永建六年三月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紀云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鄧訓擊敗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鄧禹傳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紀

獻帝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爲陂屯田通鑑

尋談爲莫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臣天麟按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元年云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穀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噫屯田之利其博如此而

漢人不知爲之顧使操藉此以爲征伐之資可不鑒哉

亭候　塢壁　烽燧

建武十年築亭候修烽燧光紀注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二十二年罷邊郡亭候吏卒紀

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百官志漢制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

永初五年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

十六傳 傳

元初三年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 同上

永和五年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 同上

樊準爲河内太守修理塢壁 傳

种暠爲度遼將軍先宣恩信去烽燧塞候望 傳

障塞

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 百官志

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涼州刺史嚴勑障塞繕設屯備 紀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備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

于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匈奴傳

盜賊

建武三年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馮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亂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鬭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赦之使魴傳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如悔過奉詔今一切相赦聽

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
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馮魴傳
五年郭伋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
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
散九年拜潁川太守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陽
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
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
繹不死郭伋傳
八年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兵守亦叛帝謂
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迺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寇恂傳

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

[illegible]十月遣使者下郡國
聽羣盜自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
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
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㤼捐城委守者皆不
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
是吏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
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紀
安帝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
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
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紀

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同上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謹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絶末鈎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

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
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
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
章著不可掩者迺首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
誅咎皆由于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
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
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
官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
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

條處爲詔文一切勅刺史嚴加糾罰陳忠傳

順帝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迺以李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中淸平李固傳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逕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吏兵獨留所

剡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迺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

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

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

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

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

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

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

聞明府之言迺嬰等更生之辰也迺辭還營明日將

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張綱傳

桓帝永壽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聚衆至三萬人寇靑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司徒尹訟薦段熲乃拜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悉平段熲傳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德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

冬[illegible]遂反攻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

迺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卿但不併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郡寇悉定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召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

陵球固守拒之於是以信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度尚傳

延熹中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召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宮廣設方略寇賊悉平皇甫規傳

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遷太山都尉寇賊望風

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度尚傳

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張弓弩尅共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本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自
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
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方方猶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
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
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
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
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
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

使鈎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刼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

下精兵博選將帥以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持節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敗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及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蒼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迺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迺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迺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輜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迺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

嵩復與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其首獲十萬

餘人築京觀於城南皇甫嵩傳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氐

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

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

眭固苦哂之徒並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

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

於氐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

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

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

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朱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朱儁傳

刻石紀功

和帝即位大后臨朝拜竇憲爲車騎將軍北伐匈奴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

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椆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諸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

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
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迺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
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
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
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
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
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
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

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
靈下以安國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迺遂封山刊石昭銘
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
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憲傳

類祭告功

和帝永元元年竇憲破北匈奴於稽落山詔曰匈奴
背叛爲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
埽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

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四

番禺黎永椿校
陳慶修

刑法上

宋　徐天麟撰

法令

甲令皇后紀序

令丙章紀注云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循吏序

建武中桓譚上疏曰令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與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桓譚傳

建武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紀

十二年梁統在朝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
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
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
遭世康平惟除省內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
章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
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因循先典天下稱理
至哀平繼體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
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
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事下三公廷
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

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寑不報梁統傳

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

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圜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倣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令翻移帝從之杜林傳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紀

肅宗初陳寵爲尚書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迺上疏言宜降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

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傳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令

永元六年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陳寵傳陳忠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

殺之路孰寃之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張敏傳

元初四年帝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法令蔡倫傳

蔡邕請除三互法見公府選舉

橋玄乞天下凡有刼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傳

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迺奏之曰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

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紀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獻帝善之本傳

刑制

腰斬班始坐殺公主腰斬

歐刀虞詡傳注云刑人之刀也

殊死棄死

蠶室光紀注云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窨畜火如蠶室因以名焉

鬼薪白粲三歲刑也

亡命光紀注云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

右趾明紀注云右趾謂用其右足次刖左足次劓次黥

髡鉗城旦舂城旦者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多舂以食徒者

完城旦舂四歲刑也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

輸作司寇前書謂之罰作一歲刑也

輸作左校章彪傳注云左校校曹名屬將作

輸作右校屬將作

輸作若盧龐參爲左校令犯法輸作若盧

耐光紀注云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已上爲耐耐音乃代反前書又音而

笞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

箠章紀令丙箠長短有數

施刑光紀注云施讀曰弛謂有赦令去其鉗釱赭衣

隷臣妾

女徒顧山光紀注云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

女子宮光紀注云謂幽閉也

肅宗初陳寵爲尚書寵以帝新即位上疏言宜蕩滌

帝書一之法較漸金或以奉天心帝紹體言語有司絕
鉆鑽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本傳

陳忠上言除蠶室刑見上律令

建安中論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孔融傳

贓罪

顯宗卽位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召還伏法以資

物乃大司農詔班賜羣臣 鍾離意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襃廷尉張晧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贓吏禁錮子孫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劉愷傳

永初中陳忠上言解贓吏三世禁錮事皆施行 本傳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 袁安傳

選舉不實

明帝卽位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本紀注云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竇融傳

胡廣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本傳又左雄傳云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

第五倫上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俱以刻薄之資臨人宰邑吏民愁怨非徒應坐豫協亦宜兼譴舉者本傳

卹刑贖罪附

建武二年三月乙未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紀下同

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從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謂幽閉也

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袁紀注云不孝不道者不作此書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隴西囚徒減罪一

等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
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
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
懈以稱朕意
四年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
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制曰今何以和穆陰

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寡勉思職焉

十五年二月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完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月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贖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罪未發覺詔書到日告者半入贖四月己未詔理寃獄錄輕繫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

情號居前代十二少刑也本論

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于重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召羣僚宏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于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寵傳

建初五年二月甲申詔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三疋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

入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八月癸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紀

元和三年郭躬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禮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

求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 傳

章和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罪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

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七月京師旱詔曰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以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十一年二月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安帝永初元年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

徒賜河南尹延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年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理寃獄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七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惟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九月庚寅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元二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寃枉原輕繫休囚徒

六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光和三年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中和四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並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刑法下

中都官獄

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百官志

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紀

黄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見竇武傳

斷獄案罪

立春之日下寛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

徵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禮儀志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陽以育時物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紀

陳寵傳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日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
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
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
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
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
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
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

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隆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

已傳

和帝永元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紀

十六年詔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決以孝秋令 紀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迺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

追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冬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魯恭傳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塞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

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夬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奉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安寧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八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極殺雖有疑罪不復識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或如故事後卒施行

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爲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百官志

郭躬父宏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守寇恂以宏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宏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元和三年拜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重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子晊亦明法律政有名迹郭氏自宏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

三八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郭躬傳

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郭躬傳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王莽召爲掌寇大夫咸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寵明習家業少爲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陳寵傳

陳忠爲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
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陳忠傳
鍾晧世善刑律以詩律教授門徒千八本傳
王渙習尚書讀律令循吏傳

赦宥

建武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立太子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反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臨辟雍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殤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加元服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元初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立太子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永和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質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初六年六月大赦天下

威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大赦天下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赦天下

永壽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年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雜録

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謹無赦而已本傳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御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

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故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有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桎夕還

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本傳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番禺王國瑞校

DS
748
.H92
1879
v.1

東漢會要卷三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上

都邑

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京遂定都焉紀

建武中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作書一篇名曰論都奏之曰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

國之利器也利器不可以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本傳

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徐州刺史王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迺作金人論以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循吏傳

建初中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班固乃上兩都賦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

康實用西遷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主人喟然而歎曰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夫大漢之云爲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全文見本傳

獻帝中平七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迺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

瓦陶竈數千所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小解楊彪傳

卓時欲徙都長安洒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陳紀傳

卓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琬竟坐免黃琬傳

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紀
興平二年乘輿播遷建安元年楊奉韓暹奉車駕至
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曹操在
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
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
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
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
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將兵詣洛陽引董昭問計昭

曰將軍入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留輔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許

輿地圖

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迺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禹傳

建武十五年議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紀

永平十五年明帝案地圖封皇子明德馬后紀

省併郡國

世祖建武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

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州

十二年省金城郡屬隴西

十三年二月丁巳幷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眞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

十二月復置金城郡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庚戌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間國

六年十一月詔以勃海郡屬冀州

已上皆本紀所載者紀所不書而載於本郡之下

者有志可□茲不具錄

前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迺命幷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十三部上

河南尹　雒陽　河南　梁　滎陽
卷　原武　陽武　中牟
開封　菀陵　平陰　穀城
緱氏　鞏　成皋　京
密　新城　匽師　新鄭
平
河南郡　懷　河陽　軹　波
沁水　野王　温　州
平皋　山陽　武德　獲嘉
修武　共　汲　朝歌

蕩陰　林慮

河東郡　安邑　楊　平陽　臨汾

汾陰　蒲坂　大陽　解

皮氏　聞喜　絳邑　永安

河北　猗氏　垣　襄陵

北屈　蒲子　濩澤　端氏

宏農郡　宏農　陝　黽池　新安

宜陽　陸渾　盧氏　湖

華陰

京兆尹　長安　霸陵　杜陵　鄭

新豐　藍田　長陵　商

上雒　陽陵

左馮翊　高陵　池陽　雲陽　祋祤

頻陽　萬年　蓮勺・重泉

臨晉　郃陽　夏陽　衙

粟邑

右扶風　槐里　安陵　平陵　茂陵

鄠　郿　武功　陳倉

汧　渝麋　雍　栒邑

美陽　漆　杜陽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潁川郡 陽翟 襄 襄城 昆陽

定陵 舞陽 郾 臨潁

潁陽 潁陰 許 新汲

鄢陵 長社 陽城 父城

輪氏

汝南郡 平輿 新陽 西平 上蔡

南頓 汝陰 汝陽 新息

北宜春 濦強 灈陽 期思

陽安 項 西華 細陽

安城　吳房　鮦陽　愼陽

愼　新蔡　安陽　富波

宜祿　朗陵　弋陽　召陵

征羌　思善　宋公　褒信

原鹿　定頴　固始　山桑

城父

梁國　下邑　睢陽　虞　碭山

蒙　穀熟　鄢　寧陵

薄

沛國　相　蕭　沛　豐

酇 穀陽 譙 洨

蘄 銍 鄲 建平

臨睢 竹邑 公丘 向

龍亢 苻離 虹 大丘

杼秋

陳國

陳 陽夏 寧平 苦

柘 新平 扶樂 武平

長平

魯國

魯 騶 蕃 薛

卞 汶陽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魏郡　鄴　繁陽　內黄　爐

黎陽　陰　安邑　館陶

清淵　平恩　沙　斥丘

武安　曲梁　梁期

鉅鹿郡　廮陶　鉅鹿　楊氏　鄡

下曲陽　任　南和　廣平

斥章　曲周　廣宗　列人

廣年　平鄉　南䜌

常山國　元氏　高邑　都鄉　南行唐

房子　平棘　欒城　九門
靈壽　蒲吾　井陘　真定
上艾
中山國　盧奴　北平　毋極　新市
望都　唐　安國　安憙
漢昌　蠡吾　上曲陽　蒲陰
廣昌
安平國　信都　阜城　南京　扶柳
下博　武邑　觀津　經
堂陽　武遂　饒陽　安平

南深

河間國　樂成　弓高　易　武垣

中水　鄚　高陽　文安

東州　成平　東平

淸河國　甘陵　貝邱　東武城　鄃

靈　繹幕　廣川

趙國　邯鄲　易楊　襄國　柏人

中邱

勃海郡　南皮　高城　重合　浮陽

東光　章武　陽信　修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陳留郡　陳留　浚儀　尉氏　雍丘
襄邑　外黃　小黃　東昏
濟陽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已吾　考城　圉
扶溝

東郡　濮陽　燕　白馬　頓丘
東阿　東武陽　范　臨邑
博平　聊城　發干　樂平
陽平　衞公　穀城

東平國　無鹽　東平陸　富成　章

壽張　須昌　寧陽

任城國　任城　亢父　樊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嬴　茌　萊蕪　蓋

南武陽　南城　費　牟

濟北國　盧　蛇丘　成　茌平

剛

山陽郡　昌邑　東緍　鉅野　高平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瑕丘

金鄉 防東

濟陰郡 定陶 寃句 成陽 乘氏

句陽 鄄城 離狐 廩邱

單父 成武 己氏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東海郡 郯 蘭陵 戚 朐

襄賁 昌慮 承 陰平

利城 合城 祝其 厚邱

贛榆

琅邪國 開陽 東武 琅邪 東莞

西海　諸　莒　東安

陽都　臨沂　即丘　繒

姑幕

彭城國　彭城　武原　傅陽　呂

留　梧　甾丘　廣戚

廣陵郡　廣陵　江都　高郵　平安

凌　東陽　射陽　鹽瀆

輿　堂邑　海曲

下邳國　下邳　徐　僮　睢陵

下相　淮陰　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慮

東成　曲陽　司吾　良成

夏邱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

濟南郡　東平陵　著　於陵　臺

菅　土城　梁鄒　鄒平

東朝陽　歷城

平原郡　平原　高唐　般　鬲

祝阿　樂陵　溼陰　安德

厭次

樂安國 臨濟 千乘 高菀 樂安
博昌 蓼城 利 益
壽光
北海國 劇 營陵 平壽 都昌
安丘 淳于 平昌 朱虛
東安平 高密 昌安 夷安
膠東 即墨 壯武 下密
拒 觀陽
東萊郡 黃 牟平 惤 曲成
掖 當利 東牟 昌陽

盧鄉　長廣　黔陬　葛盧

不期

齊國　臨菑　西安　昌國　臨朐

廣　般陽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南陽郡　宛　冠軍　葉　新野

章陵　西鄂　雉　魯陽

犨　堵陽　博望　舞陰

比陽　復陽　平氏　棘陽

湖陽　隨　育陽　涅陽

陰　酇　鄧　山都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眾　筑陽　武當　順陽

成都　襄陽　南鄉　丹水

析

南郡

江陵　巫　秭歸　中盧

編　當陽　華容　襄陽

邔　宜城　鄀　臨沮

枝江　夷道　夷陵　州陵

佷山

江夏郡　西陵　西陽　軑　鄳
竟陵　雲杜　沙羨　邾
下雉　蘄春　鄂　平春
南新市　安陸

零陵郡　泉陵　零陵　營道　營浦
泠道　洮陽　都梁　夫夷
始安　重安　湘鄉　昭陽
烝陽

桂陽郡　郴　便　耒陽　陰山
南平　臨武　桂陽　含匡

湞陽　曲江　漢寧

武陵郡　臨沅　漢壽　孱陵　零陽

充　沅陵　辰陽　酉陽

遷陵　鐔成　沅南　作唐

長沙郡　臨湘　攸　茶陵　安城

酃　湘南　連道　昭陵

益陽　下雋　羅　醴陵

容陵

右荆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九江郡　陰陵　壽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陽　合肥　歷陽　當塗

全椒　鍾離　阜陵　下蔡

平阿　義成

丹陽郡　宛陵　溧陽　故章　丹陽

於潛　涇　歙　黝

陵陽　蕪湖　秣陵　湖熟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廬江郡　舒　雩婁　尋陽　潛

臨湖　龍舒　襄安　皖

居巢　六安　蓼　安豐

陽泉　安風

會稽郡　山陰　鄮　烏傷　諸暨

餘暨　太末　上虞　剡

餘姚　句章　鄞　章安

永寧　東部

吳郡　吳　海鹽　烏程　餘杭

毗陵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陽羨　無錫

婁

豫章郡　南昌　建城　新淦　宜春

廬陵　贑　雩都　南野

南城　鄡陽　歴陵　餘汗

鄡陽　彭澤　柴桑　艾

海昏　平都　石陽　臨汝

建昌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下

十三部下

漢中郡　南鄭　城固　西城　襃中

沔陽　安陽　錫　上庸

房陵

巴郡　江州　宕渠　朐忍　閬中

魚復　臨江　枳　涪陵

墊江　安漢　平都　充國

宣漢　漢昌

廣漢郡　雒州　新都　緜竹　什方

涪　梓潼　白水　葭萌

郪　廣漢　德陽

蜀郡　成都　郫　江源　繁

廣都　臨邛　湔氐　汶江

八陵　廣柔　緜虒

犍爲郡　武陽　資中　牛鞞　南安

僰道　江陽　荷節　南廣

漢安

牂牁郡　故且蘭　平夷　鄨　毋斂
談指　夜郎　同竝　談槀
漏江　毋單　宛溫　鐔封
漏臥　句町　進乘　西隨
越巂郡　邛都　遂久　靈關　臺登
青蛉　卑水　三縫　會無
定莋　闌　蘇示　大莋
莋秦　姑復
益州郡　滇池　勝休　俞元　律高
賁古　毋掇　建伶　穀昌

牧靡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雙柏　連然　梇棟
秦臧
永昌郡　不韋　嶲唐　比蘇　楪榆
邪龍　雲南　哀牢　博南
廣漢屬國　陰平　甸氐　剛氐
蜀郡屬國　漢嘉　嚴道　徙　旄牛
犍爲屬國　朱提　漢陽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邑一百一十八
隴西郡　狄道　安故　氐道　首陽

大夏　襄武　臨洮　枹罕
白石　鄣　河關
漢陽郡　冀　望恆　阿陽　畧陽
勇士　成紀　隴　豲道
蘭干　平襄　顯親　上邽
西
武都郡　下辨　武都　上祿　故道
河池　沮　羌道
金城郡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楊
金城　榆中　臨羌　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 臨涇 高平 朝那 烏枝

三水 陰盤 彭陽 涫觚

北地郡 富平 泥陽 弋居 廉

參䜌 靈州

武威郡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鸞鳥 樸劓 媼圍

宣威 倉松 鸇陰 祖厲

顯美 左騎

張掖郡 樂得 昭武 删丹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靬　番和

酒泉郡　福祿　表是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乾齊

延壽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拚泉

廣至　龍勒

張掖屬國　候國　左騎　千人　司馬官

千人官

張掖居延屬國　居延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

上黨郡 長子 屯留 銅鞮 沾
涅 襄垣 壺關 泫氏
高都 潞 猗氏 陽阿
穀遠
太原郡 晉陽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茲氏 狼孟 鄔
盂 平陶 京陵 陽曲
大陵 祁 慮虒 陽邑
上郡 膚施 白土 垣漆 奢延
雕陰 楨林 定陽 高奴

窳渾　候官

西河郡　離石　平定　美稷　樂街

中陽　皋狼　平周　平陸

益蘭　圁陰　藺　圁陽

廣衍

五原郡　九原　五原　臨沃　父國

河除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陽

雲中郡　雲中　咸陽　箕陵　沙陵

沙南　北興　武泉　原陽

定襄　成樂　武進

定襄郡　善無　桐過　武城　駱

中陵

雁門郡　陰館　繁畤　樓煩　武州

汪陶　劇陽　崞　平城

埒　馬邑　鹵城　廣武

原平　彊陰

朔方郡　臨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

右幷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

涿郡　涿　迺　故安　范陽
良鄉　北新城　方城
廣陽郡　薊　廣陽　昌平　軍都
安次
代郡　高柳　桑乾　道人　當城
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
東安陽　平舒　代
上谷郡　沮陽　潘　甯　廣甯
居庸　雊瞀　涿鹿　下落
漁陽郡　漁陽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　平谷　安樂　傂奚

獷平

右北平郡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遼西郡　陽樂　海陽　令支　肥如

臨渝

遼東郡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元菟郡　高句驪　西蓋烏　上殷台　高顯

候城　遼陽

樂浪郡　朝鮮　誹邯　浿水　含資

占蟬　遂城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樂都

遼東屬國　昌遼　賓徒　徒河　無慮

險瀆　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南漢郡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

蒼梧郡 廣信 謝沐 高要 封陽
臨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鄣平
鬱林郡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溜 桂林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領方
合浦郡 合浦 徐聞 高涼 臨允
朱崖
交趾郡 龍編 羸𨻻 定安 苟漏
麊泠 曲陽 北帶 稽徐

西于　朱䳒　封谿　望海

九眞郡　胥浦　居風　咸懽　無功

無編

日南郡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北景

右交趾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復九州

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本紀獻帝春秋云時省幽幷州以其郡國幷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幷爲雍州省交州幷荆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宮苑

南宮

北宮永明三年起八年十月成

長樂宮

邯鄲宮景弇傳

長信宮帝祖母稱長信宮見百官志

長秋宮皇后宮

永樂宮靈帝母所居

濯龍宮威帝紀

永安宮何皇后紀

承光宮种暠傳

中宮皇后宮

東宮前殿明帝紀

東宮太子宮

桐宮和帝陰皇后紀

章德前殿后紀在九龍門內

椒房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

嘉德殿后紀在九

玉堂殿靈帝中平

崇德殿傳
承福殿志

宣德殿馬援傳
安福殿黃香傳

宣平殿張奮傳
宣室殿五行志

德陽殿鍾離意傳
宣明殿樊儵傳

千秋殿五行志
溫明殿景弇傳

萬歲殿五行志
卻非殿光武紀

黃龍殿五行志
和歡殿五行志

華光殿劉寬賜侍講華光殿
含德殿

章臺殿
天德殿

溫飭殿
迎春殿

壽安殿　永寧殿竝東京賦

樂成殿靈紀注　壽安殿梁后紀

靈臺殿靈紀注　北闕後殿馬后紀

章臺下殿馬防傳　雲臺廣室陰興傳

平樂觀鄧騭傳　東觀安紀注云南宮有東觀

繭觀禮儀志　承祿觀清河王慶居承祿觀

上林苑諸帝校獵於此　西苑順帝陽嘉元年紀

廣成苑順帝陽嘉四年幸廣成苑　鴻德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令

顯陽苑延熹二年造　平樂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

畢圭靈昆苑靈帝光和　西園靈帝

南園在洛水南　芳林園賦

濯龍園馬后紀　直里園百官志

鴻池威帝開在雒陽東二十里　濯龍池東京賦

永巷後改掖庭

宮掖門魏闕附

平城門　蒼龍門卽蒼龍闕

元武門　北門

南掖門　東門

朔平門　右七門見百官志各置司馬屬衞尉

南端門閶門也南方正門　應門中門也

崇賢門東門也　金商門西門也

雲龍門德陽殿東門　神虎門德陽殿西門

九龍門嘉德殿在內　已上竝見東京賦

象魏闕東京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文選注云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垂於象魏

朱雀闕曹節傳　永樂門蔡邕傳

嘉德門曹褒傳　盛化門蔡邕傳

承明門陳蕃傳　盛饌門閤五行志

青瑣門百官志注　鴻都門來歷傳

平城門　上西門

雍門　廣陽門

津門　小苑門

開陽門　耗門

中東門　上東門

穀門　夏門

街市

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蔡質漢儀

雒陽市長屬河南尹百官志

長安鑄錢多姦巧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爲督鑄錢

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第五倫傳

宮苑雜錄

行在所光紀注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

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竇武傳

建武十九年修西京宮室紀

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尚書鍾離意上疏曰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狹小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勑大匠止作諸宮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

者石此殿不立

肅宗時承平久宮室臺榭漸爲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袁紀

順帝陽嘉元年修飾宮殿郎顗拜章曰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頗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傳

威帝欲廣開鴻池趙典諫曰鴻池汎溉已百頃尤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孝文之愛人也帝

納典言傳

靈帝欲造畢圭靈琨苑楊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城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帝欲止中常侍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紀

河渠水利

建武七年杜詩爲南陽守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傳

任延爲武威太守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傳

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脈召與議

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自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證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補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立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迺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許楊傳

建武二十四年張純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張純傳

王霸伐匈奴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王霸傳）

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本傳）

明帝永平十二年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汴渠即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鴻嘉中所作也）

王景少好學多伎藝時有薦景能理水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堨流法水迺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

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常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迺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

喜之又以常修浚儀功業有成迺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迺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循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王景傳）

永平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辛滎陽循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

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迺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他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

作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而還紀

王景爲廬江太守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驅率吏民使修起蕪廢由是境內豐給景傳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東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鄧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訓傳

元和三年張禹爲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

數百頃傳

和帝永元十年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助順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忘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紀

何敞爲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傳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紀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紀

虞詡為朝歌長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迺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舡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虞詡傳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 通典

靈帝熹平四年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為民興利 紀

關梁

建武九年省關都尉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 致當作置

章帝元和二年十二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並紀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繻也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非眞符也

天井關 在太行山下

居庸關 光武紀

五阮關 鮮卑傳注云在代郡

常山關 光武紀

武關 劉虞傳

白水關 李固解印綬於白水關

玉門關 班昭傳注云在燉煌郡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自函谷太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竝置都尉 皇甫嵩傳

傳置

鄧訓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

光武遣馮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異傳

武陵蠻圍劉尚詔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往救之宋均傳

刺史鄧盛馳傳辟王允為別駕王允傳

衞颯為桂陽太守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傳

東漢會要卷三十八 番禺王國瑞校

東漢會要卷三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上

東夷

武帝滅朝鮮於是東夷始通上京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威靈失政漸滋蔓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紀劉攽曰驛合作譯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迺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威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

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元菟獻帝時其主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愼之國也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高句驪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建武八年遣使朝貢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大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

景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元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元菟攻華麗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迺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攻元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是歲宮死子遂成立明年遂成還漢

生口詣元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元菟郡屯田六部質威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建寧二年元菟太守景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元菟云

東沃沮臣屬句驪又有北沃沮

濊元朔元年內屬建武六年封其渠帥為縣侯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倭建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並本傳

南蠻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

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尙擊之尙軍大敗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等將兵擊破之單程等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宋均聽受降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零陽蠻五里精夫爲羣擊破之三年冬漊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明年春發吏士五千餘人擊澧中賊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等餘皆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結充中諸種攻城

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皆散降明年秋溇中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其冬澧中溇中蠻遂反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桓帝元嘉元年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又零陵蠻入長沙武陵蠻寇江陵於是以度尚為荊州刺史討平之又遣馮緄討武陵蠻皆降散

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建武十二年九眞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
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至
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
麊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交
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眞日南合
浦蠻里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
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
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
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

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眞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夷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逵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眞

徼外蠻貢獻内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内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眞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

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嘉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眞日南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陵南郡蠻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和帝永元十二年巫蠻許聖等反叛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

討平之光和三年復反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桓帝之世數反太守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遣益州兵討之不能尅帝遣詔赦之卽皆降伏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遣趙瑾討平之並本傳

西南夷

夜郎國公孫述時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尹珍從許愼應奉受經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滇王者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弄棟連然滇池建憐昆門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諸夷悉平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太尉掾李顒建策討伐迺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之

發板楯蠻擊破平之

哀牢夷　邛都夷　筰都夷

冉駹夷　白馬氏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好立功名宣示漢德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輔遣從事吏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帝嘉之下史官錄其歌焉歌詩見樂韻

西羌

西羌從爰劒種五世至研最豪健自從以研爲之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滇良者燒當之元孫也更始赤眉之際寇金城隴西

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窮恚無聊
故致反叛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
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今宜復
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
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十一年
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復悉歸
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
又破降之自燒當至滇良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
會附落掩擊先零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良
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反隴西太守劉盱斬

其酋豪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寇隴西塞劉盱擊之爲羌所敗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種人皆從取計策臨羌長收繫比銅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永平元年復遣竇固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滇吾引去餘悉散降乃徙七千口置三輔以竇林領護羌校尉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帝怪一種兩豪以事詰林林辭窘廼僞對曰滇岸卽滇吾隴西人

不正耳帝窮驗知之免林官滇吾子東吾立迺入居
塞內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二年迷吾
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
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
迷吾等悉降防迺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
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
先輕入寇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
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
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解散傅育發兵擊
之育戰死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迷吾既殺傅

青狃忕邊利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衆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賊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

迷唐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聶尚代爲校尉尚欲以文德服之迺遣譯使招呼迷唐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迺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船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迺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明年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

唐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擊破隴西兵遣劉尚趙
代討之迷唐引去明年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耿譚領
代營屯白石譚乃設重賞諸衆頗來內附迷唐恐迺
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和帝令迷唐將
其種人還大小榆谷十二年遂復背叛迺脅將湟中
諸胡寇鈔而去以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將兵
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至允州與迷唐戰羌衆
折傷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遂踰賜支河首依
發羌居明年侯霸代爲校尉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
右無復羌寇曹鳳上言以爲宜及此時規固二榆廣

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
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
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徒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
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
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
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迺罷東
號子麻奴立遂與種人大爲寇掠遣鄧騭任尚將兵
屯漢陽明年春種羌擊敗騭軍於冀西其冬騭使任
尚率諸郡兵與滇零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
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

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朝廷不能制三年春復遣任仁救三輔漢兵數挫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迺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戰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五年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内羌旣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吏内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

不樂去舊流離分散隨道死亡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衆羌于上黨羊頭山破之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募得其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六年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于安定元初元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

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龐參代為
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
人詣參降遣詣闕賜以印綬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
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
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
皆封侯司馬鈞與龐參分道擊零昌軍敗以馬賢代
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綺五營子
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遣輕騎鈔擊杜季
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
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斬

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任尚遣兵擊破先零
羌於丁奚城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
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秋任尚復募效功種號
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
賢並進擊狼莫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狼莫逃走於
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
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
遵武陽侯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
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
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

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氐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破之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迺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十餘人復寇張掖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忍良等皆亡出塞封賢安亭侯忍良等以麻奴

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
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
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麻奴等因脅將先
零沈氐諸種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
數千麻奴南寇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
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
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人
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
各有差三年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
羌反校尉馬賢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

是涼州無事陽嘉三年種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又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良封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

掩擊那離等斬之召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并州
刺史劉秉爲凉州刺史機等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
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
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於是發京師近郡
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屯漢陽且凍分
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
千騎擊之到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沒於是
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武威太守
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秋諸種八九千騎
寇武威凉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

翊遣執金吾張喬將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衆迺率夷落五千餘戸詣冲降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恭戀北界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戸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戸詣並降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於是

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
潤入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
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
反湟中胡復畔爲羌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
首招降二十萬人延熹二年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
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
郡沈氏牢姐諸種寇并涼及三輔中郎將皇甫規擊
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
降至冬滇那等復攻武威張掖酒泉六年隴西太守
孫羌擊破之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

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迺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散分爲附落其八十九種盛衰無常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

湟中月氏胡舊在張掖酒泉地霍去病破匈奴取西

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
官而首施兩端中平元年遂寇亂隴右焉

東漢會要卷三十九

東漢會要卷四十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下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閒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竟不許之永平中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迺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已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象匈奴車

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大破匈奴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和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遂棄西域北

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迺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部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璫上書以爲燉煌宜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帝納之迺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絶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沙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自此浸以疎慢矣

拘彌國　于寘國　西夜國

子合國　德若國　條支國

安息國　大秦國　大月氏國

高附國　天竺國　東離國

栗弋國　石國　奄蔡國

莎車國　疏勒國　焉耆國

蒲類國　移支國　東且彌國

車師前王居　後王居

南匈奴 北匈奴附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建武初彭寵及叛於漁陽單于與共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匈奴數與盧芳

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匈奴轉盛十三年遂寇河東匈奴遣盧芳還降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迺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懷憤恨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勸單于誅比

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斂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方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全復邊郡帝從之其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

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迺伏拜稱臣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護衛之夏南單于所獲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

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合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吏歲將騎
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
後以爲常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
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
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
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
鞬日逐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
于親附北匈奴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
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匈奴臣恐南單于將有二

心北匈奴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中元二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爲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其後遂以爲常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爲伊伐于慮鞮單于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爲醢僮尸逐侯鞮單于五年冬北匈奴寇五原遂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湖邪尸逐侯鞮單于七年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八年遣越

騎司馬鄭衆北使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迺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復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部侯等知漢與北匈奴交使内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侯果得須卜使人迺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匈奴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南單于長死單于

汗之子宣立爲伊屠於閭鞮單于冬南單于遣兵與北匈奴溫禺犢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宏司空第五倫等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爲當與之宏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宏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

朝廷之福何由而深謝其各冠履帝廼下詔曰海江
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
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
信自受其曲赦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
得生口以還北匈奴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
科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
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三月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鞮
單于五月北匈奴饑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
單于上言宜及北庭爭立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並爲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竇憲遣客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太后怒憲懼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部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三

十餘萬人憲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氾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氾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迺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三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閻礱三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秋七月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

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戸三萬四千勝兵五萬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粟邑侯初北單

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憲請遣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煩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迺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庭輟而弗圖更立

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南北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廼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詔下共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于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

節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六年秋七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鞮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馬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

美稷逢侯迺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
及崇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
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
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
塞漢兵不敢追而還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犢王
烏居戰畔出塞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
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
北地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
尸逐鞮單于安帝永初三年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
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

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于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二月南匈奴寇常山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大進大恐怖顧責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迺遣使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迺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中

者合萬餘人延光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順帝永建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竝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單于單于本不預謀迺脫帽避帳竝詣謝罪竝以病召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

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黽坐下獄免大將軍梁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募賞明爲其約如此則匈奴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迺詔續招降畔人九月匈奴句龍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掠寇并凉幽冀四州迺徙西河治離石上郡

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實遣人刺殺句龍吾斯桓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立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迺稍安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居車兒不能統理國事迺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居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靈帝時匈

奴屢叛其後天下大亂單于與白波賊合兵入寇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紀傳及通鑑修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二十二年匈奴因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獻封其渠帥爲侯者八十一八

皆居塞內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盜賊宜復置烏桓校尉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于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反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曄追擊不利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

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叛中郎將張耽擊破之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禧九年夏烏桓與鮮卑及南匈奴寇緣邊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

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州牧虞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代立建安初袁紹與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等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其餘衆悉從居中國云本傳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光武初匈奴率鮮卑與烏桓寇鈔北邊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及南單于附漢北單于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

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因令擊北匈奴連歲出兵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于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帝封于仇賁爲王滿頭爲侯和帝永元中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十三年寇右北平延平元年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出塞追之遇虜伏發歿於陣安帝永和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王印綬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

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三年遼東鮮卑圍
無慮縣復攻扶黎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
門寇百姓烏桓大人于秩居等共郡兵奔擊大破之
五年代郡鮮卑穿塞入寇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
上谷以備之六年鮮卑入馬城塞度遼將軍鄧遵擊
破之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
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
侯建光元年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
之戰沒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
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

之乃解圍遁去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二年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蔓柏日逐王戰死三年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順帝永建元年其至鞬寇代郡明年中郎將張國擊破之時遼東鮮卑亦入寇耿曄擊破之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頻寇漁陽六年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擊破之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耿曄遣烏桓親漢校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鈔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以下爲率

衆王侯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暐乃移屯無慮城拒之
二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擊鮮卑斬獲甚衆後其至
犍死鮮卑鈔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勇健有
智畧盡據匈奴故地永壽二年遂寇雲中延熹元年
鮮卑寇邊二年復入鴈門六年寇遼東九年分騎入
緣邊九郡於是復遣張奐擊之朝廷積患之而不能
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檀石槐不肯受寇
鈔滋甚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無歲不被寇鈔熹平六
年北地太守夏育請調幽州都郡兵出塞擊之乃召
公卿議議郎蔡邕議曰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雖或

破之豈可盡殄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臧旻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又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中弩死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本傳

東漢會要卷四十

番禺黎永椿 陳慶修校

書影宋本東漢會要方域卷後

聚珍本東漢會要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缺又三十六三十九各缺半卷余同年友繆君筱珊曾從虞山瞿氏影宋完本録出以對斠補隅録所刻缺葉相同余取續漢郡國志校之如魏郡陰安邑本一城也而分爲兩縣又脫去魏及元城兩縣而別出墟縣攷漢郡縣無名墟者續志元城下有墟故沙鹿四字注引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漢書元后傳言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然則此四字當連屬元城疑墟字當在沙鹿下如河南尹新

鄭下云詩鄭國祝融墟非縣名也徐氏於魏郡十五城既脫去魏及元城故分陰安邑爲二又强出墟縣以足十五城之數攷陰屬南陽安邑屬河東續志例凡邑與侯國皆連書之如山陽邑舞陽邑之類班志祇出陰安二字可證也又安平國南宮誤作南京河間國鄚誤作鄭東平下脫舒字廣陵郡海西誤作海曲濟南郡土鼓誤作土城南陽郡襄鄉誤作襄陽南郡宜城誤作宣城廬江郡皖誤作畹益州郡俞元誤作愈元酒泉郡表氏誤作表是班志亦作表是考後漢紀傳皆作表氏此東漢縣當從續志張掖屬國侯官誤作侯國上郡漆垣誤作

垣漆雁門郡彊陰誤作彊陰南海郡誤作南漢郡日南郡比景誤作北景凡此皆當據續志以訂正者也至如鉅鹿郡南䜌續志作南蠻攷班志亦作南䜌孟康注䜌艮全反南郡卬續志作印攷班志亦作卭孟康注音忌河間國續志作郡攷班志河間本屬國自注河間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本紀世祖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國河間屬信都和帝永元二年續志注作三年誤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間國則續志作郡誤也樂浪郡含資與班志合續志誤貪資合浦郡臨允與班志合續志誤臨元此則當據以訂正續志者也

又武威郡祖厲續志作租厲攷班志實作祖厲應劭曰祖音罝師古曰厲音賴樂浪郡淇水續志作浿水攷班志實作浿水師古注浿音普大反此又當據班志以訂正者也續志河南尹二十一城祇載二十城（此據汲古閣本監本多一平縣）隴西郡十一城祇載十城交阯郡十二城祇載十一城此卷河南下多一平縣隴西下多一白石交阯下多一望海與續志城數合又續志豫章郡南野有臺下空一格出領山巴郡魚復下空一格出扞水有扞關李申耆輿地韻編遂以領山扞水爲東漢縣分屬豫章巴郡而此卷無之反合續志所

出城數攷此兩縣前無所承後無所改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領山上誤空一格當連上書作南野有臺領山是也史記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索隱案郡國志魚復縣有扞關則古本魚復下無扞水二字又不空格徐氏所見本尙未誤尤足以補正今本續志之舛漏也粵東繙刻兩漢會要旣成仍聚珍本之缺因錄寄補刊俾成完璧當亦好古者樂得而觀也光緒庚辰六月廖廷相

識于京邸